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今人會叢書  
基爾特的家

549.5  
101  
2

1111

086

\* = 十 = 册 (10)

11509

LANGUAGE SCHOOL  
LIBRARY529.5  
101  
2

## 作者自序

社會風雨表上的針，在表的磁面上顯出可怕的現象了，就是磁面上已有的記號竟不登記載指針所傾向的最低度。世界上的人們像大風將起時的野帳中人一樣，都在慌慌張張地來往亂奔，收緊帳篷的繩索了。兵士們和政客們，毫無一些歷史智識——甚至什麼也不懂——都尙在做夢，以爲他們能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大疫再降給我們，並且以爲從此以後再生不出瓦德帝洛 Wat Tyler 約翰包爾士 John Ball 等人來宣言不贊成他們的動作。現在，地球上握統治權的人們或者已經明白他們往日只像小學生們在火藥庫裏鹵莽亂耍一樣了。「改造」和「革新」的書籍已經突然出現了許多，那數目是數不清的，像那種謠傳別一世界的路已經修直的善意的謠言一樣。這些書籍，（數目真是不少啊），若果沒有昧於大部分事實的缺點，是值得讚美的。只是最可惜，他們竟把人類根本錯認了；他們似乎不承認他們的本相——智慧聰明的忍耐人類，却把他當做實驗室中死呆的蠟型，以爲是可以隨他們的喜

基爾特的國家 作者自序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歡替他穿上種種衣服的。我聽見人說，有一個大學教授立意要著一篇研究基拉非 Giraffe 人種的論文。他也不到亞非利加洲去看一看，却去隱身在一個古塔裏邊，全用想像能力著了一部美麗而肯定的書。

下面這一篇論文是試欲說明基爾特對於現代政治狀況的救濟。所根據的全是晦黯的事實和常識的歸納。他是認識人類本相的；並且也注意到他所造的歷史。因此，他和政治家所夢想的人類或歷史家所假定的人類絲毫沒有相干。

在一個浸沉於內閣官員和新聞記者的感情的修辭學言論，和他們的那麼適合代表着的密德爾維拉郊原理想之下的世界中，我們寧可誠心誠意地盼望一些更好的言論。我的眼睛瞥見了一段新任國民基爾特同盟書員巴東君 Mr. Pardon 新近寫出的話：當瓦德努着力發明蒸汽機的時候，『在河的下流不多幾英里，比瓦德更偉大，指揮着更大勢力的波里奈西，正在他快樂的船上和他快樂的同伴飲酒哩。』他覺得這真是愉快的事。這個勞動運動的祕書員，熟習着工會的規則，進而問機器工業的創作者究竟該受『尊敬或咀咒』，我覺得我不得不希望

一般工人畢竟要學到真正的經濟學；而同時，一般『智識階級』畢竟也該學到良好的『口味』纔好！

這部書所根據的事實都是從標準的歷史經濟源委上採摘下來的，那源委是太多了，不及備舉。雖然不經湯與德君 Mr. Emily Town Sherd 和潘悌君 Mr. Arthur J. Penty 的許多談話，我也未必發願著這部書；但是書中所得大學教授們的助力，委實不若每日生活所給與的教訓多。

G. R. S. T.

# 基爾特的國家

## 目錄

### 作者自序

第一章	基爾特制度之歷史的基礎	一
第二章	第一原理 基於職能的組織	二八
第三章	第二原理 自治	四八
第四章	第三原理 分權與小單位	六四
第五章	主要原理之從屬的結果	八二
第六章	基爾特與國家的關係	一〇〇
第七章	基爾特人的人生哲學	一二四

# 基爾特的國家

## 第一章 基爾特制度之歷史的基礎

在歷史學家之間以及政治俱樂部之內，常有一句夢話也似的流行語，就是說，進步這個字是發現一些新東西的意思。可是在實際上，進步倒時常是「回到舊的」這意義更爲多見些。我們找尋這可怕的錯誤的起源，往往就鬧糊塗了；因爲無論在古代的或是現代的記載上，都沒有證據。這些歷史家和政治家顯然犯了一回不可輕恕的過失了；幸而這個過失，普通健全的人們都不曾和他們分有。因爲愈是普通人愈不會陷入這些不健全思想的流沙中，反是那些終身浸在圖書館和國會廂房內的人們倒難免的。人民要求新法律是極少見的事；當他們起反抗的時候，他們祇是口口聲聲要回到過去時代中一些曾見過的局面。當維廉勝皇 *William the Conqueror* 闖入我們這社會制度中間來的時候，他的臣子們（因爲被他的「高等」文明有些困擾了）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要求回復到康番索 *Confessor* 時代的舊俗；他

們繼續着這樣要求，直到惱曼法律 *Norman Laws* 出來，他的守舊程度合了他們的脾氣纔休止。約翰的大憲章 *The Charter of John* 若按着平民主義的標準看來實在是一件很壞的東西，因為他裏頭什麼都不講到，只講那些貴爵的事；但他却是家絃戶誦的，想來總是他的思想不新的緣故了。不多幾百年以後，議會制度的發展漸漸有點損害平民自由的權利了，於是一個改革的呼聲就此起彼來——像約翰在他的憲章裏所說，英國人又開頭要求他們封建時代的自由權了。可是這本書不是一部歷史；我們現在只要引幾件史實來證明普通生活是不大要求社會中有新制度的，這樣就夠了。他們有一個牢不可破的信仰，以為舊的總是好的。

現在已經有這許多人因為基爾特不是一個新思想所以紛紛然要問一問基爾特制度的意義了，這是一樁很可注意的事。這種基爾特剛巧是新思想的反面，竟可說是一種地球上自來傳佈最廣而且差不多是頂舊的理想。所以要求實行基爾特的制度，不是要求一件什麼新的東西，乃是一件很舊的東西。我們不要也當他又是官場中有什麼新把戲來了，我們該明白他是早已在世界歷史之中確定了的，唯其如此，所以這些專玩把戲的政客們一定連聽都沒有

聽見過。人類歷史之中有很長的一段，在這一段中間無論是社會的那方面，其中主要精神的一個，就是基爾特。人類自從起初脫離了穴居野處和遊牧飄泊的生活，變成了手藝人和工業人之後，他們所同具的幾乎相等的判斷力已不約而同的都選中了基爾特制度了，因為要使世界的工作做得最好，做成得最容易，基爾特制度是一個最合理的方法。這兒不是考證我這句話的地方；要問這句話，他可以到歷史上去查，全部歷史，包括太陽光下一切民族的歷史之中處處可以查得到。在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的歷史中；在歐洲全部，就算當他脫離野蠻時代以前的歷史中；在全世界，當他還不會十分文明——這文明二字是警察廳行政長官所知道的——以前的歷史中，基爾特已經是一個大家同有的制度了。不過他的最盛時期却在我們現在所謂『中古世』的一段時間之中。當十三十四兩世紀的時候，西歐方面的基爾特算是那個時代的社會構造中間許多緊要元素之一，他的地位是和貴爵，國王，相並的。

現在觀察英吉利的人，對於基爾特理想的批評每每輕重失當；他一面既然把他當做是已經過去的而且是局於一隅的理想，一面又把現在這經濟制度當做是普遍的；其實，現在這經濟



制度就拿現在講，也祇是局部的。現代資本主義在歷史的篇幅中，不過算得一個意外的事，一個暴興的，沒有歷史的背景的——恐怕還是一個沒有將來的——理論罷了。我們若要着手分析，這新舊之間的分量關係不可不先還出個公道來；不然，每天早晨的報紙上尖着聲音喊叫『新！』的聲音，要無意之中把這付天平秤擾亂了。

我們決不可以忘記，基爾特這東西，雖當他最盛的時期也只是一個更大全體中的一部。

這更大的全體就是我們現在把他作為故事講的那一個中古人類的大冒險；那一個『心與物，精神與手藝兩者所精心撰結而成』的中古社會制度。我們一定先要了解了他，然後那些附屬於他的基爾特自然也可以明白。因為他們和中世紀的全體是打成一片的，是成爲一種有機體的關係的，並不像戒指上的寶石一樣，祇是浮嵌在上面可以隨便挪下來細細兒玩看的；因此不能亂來，你拔他一毫，全身都要震動。那一班懷疑派常常在我們耳朵邊絮聒不清，說：『你不能復古哪！』噫噫然的鬧個不歇。他們的意思若果是說我們不能把舊的制度生吞活剝地撕下一塊來妄想把他補在一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新狀態裏邊，那是很對的。我們總要先把中

古世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形明白了一點，然後方可再去了解這有建設中古時代社會的大功勞的基爾特呢。

前面曾說基爾特是和君主，貴爵二者並肩而立，同為中古社會的三大基礎。可是嚴格的說來，三者之中的君主雖是社會的中心，其實却沒有那二個的重要；我們懂了內中的緣故，也就可以懂得這中古主義的主要原理——地方獨立——了，這原理是中古一切制度的原理，也就是基爾特制度之所以存立的根本原理，凡是基爾特都要依靠他，而且永久要依靠他。

『君主和他的法律』這句話的意思只有現代的人懂得，中古世的人聽了，是懂不得的。我們現在心目中的觀念都以為君主是一個偉大中央政府的表象，他仗着警察的威力把法律統治他的臣民，上自元老大臣下至黎庶民無不在他的掌握之下。這種見解，當那些基爾特還活着的時候，是生不出的。君主這東西，在當時的眼睛裏是這樣的：當時的所謂君主不過是一個和一般人相隔得很遠的人，他的首要職務不過是領了民族去打仗或被人家攻打時由他領了衆人去抵禦罷了。至於制作法律，干涉人民的私事等等，無論如何決不是他的職分，這些事

他們自己很能料理。就是議會呢，算來算去，也無非是一個被人民派送到議院裏去的代表團體，專辦稅務上的交涉極力減輕人民的負擔罷了；事情一完，他們便要趕快回家來幹他們的本分工作的。把議院當做一個制作『法律』的機關，那時是從沒有人會想到的。

『法律』是中古時代歷史上的一件罕事；那時候的國王也是權力有限的人，中古的人民是自治的，他們抱着一種極平民的精神，當現在這種弄了無數的普通公會會員名為行普通選舉而實則專制的時代，這種精神更是做夢也做不到的了。他們用不到派代表到威士敏士達 Westminster 去制作法律，他們個個人在自己家裏就是個立法者。這種辦法，初聽去似乎太簡陋了；其實這却只好怪我們自己想不透，不知道我們實在用不到靠自己選出來的代表保護自己，假使我們個個人都有他們那樣的自由程度，我們的情形豈不是要比現在安穩得多麼？除非社會中生出了奸賊要攘奪我們的權利了，然後我們必須把議員送進國會去商議剷除他。可是這種事在中古時代是不會有的。老實說一句，他們那時還沒有發明我們現在這種所謂『政府』的討厭東西哩。

我們這議院制的起源便是一個適例。巴力門 (Parliament 英國議院的名稱) 的成立並不是由於人民的要求。他們的腦中決不會相信威士敏士達中的幾個人却該替沙美塞德 Somerset 和約克州 Yorkshire 兩地的全體人民製定法律的。巴力門的起源是那個戴冕的人(指英王)想要弄錢,所以立起來賺人民納稅的。直到後來,下議院裏的議員纔又想出了花樣,他們想,若果一定要納稅,納了稅也該拿回些好處啊。因此他們要求了法律。這法律的內容並不是國王吩咐臣民的事,乃是臣民吩咐國王;人民逼着他照了法律替他們辦公事。更後來做國王的人們也找到了機會了,於是他們馬上發明了這套專制的強迫的『法律』,這便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法律了。但是這種法律思想,一經發明,一經施行,中古世的制度立刻就消滅了,所以不能算在中古時代裏面。因為中古世制度的要點就在乎他的人民有一個異常的自由能自造他們的法律和秩序哩。這是歷史上一個確確實實的事蹟,有些人聽了都還是將信將疑的——這也見得他們不懂什麼歷史罷了。

在中古時期內能够驅策人民的勢力是什麼? 不是法律,乃是風俗。前面曾說中古的人

民在家裏自造法律；這句話該得馬上修正的；因為他們並不會當真『造』了一些什麼法律。投票決定一條新規則這等事從來不會有過。他們是依着祖宗遺下來的傳說而生存的人；若有了幾世幾年漸漸地造成的傳說，他一定用不到昨天或今天所倉卒造成的法律。因為傳說是人類永垂的記憶；把已往所經過的大教訓記着，貯蓄在人的心裏，直到成了本能一般的東西為止，像禽獸抵抗危險的知識一般，他們是藏在心裏變成了半意識狀態，忘不了丟不去的。

中古時期，即使有政府的形式存在，也差不多純是限於一隅的。現在時代這種規模闊大的政府他們不會知道。那個時候確是也有一個人自稱為英吉利的國王，也有一個人自稱為法蘭西的國王；可是這些國王若和現在的國王或總統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們還嫌太濫良，不配來籌畫這樣粗惡無狀的事。那時的政府是貴爵的莊園，法庭，和鄉鎮的行政官員所組合成的；所以住着寺院的方丈僧，擁着堡砦的貴爵都是當時公共生活中間的重要分子，人民看待他們比看待國王還要尊重。人民在瓦維克州 Warwickshire 做的什麼事，肯德 (Edward, Duke of Kent) 是不管的，就是瓦維克省的人若只管來向他問長問短，他說不定反

要生氣。頂冒着『公共事業』四個字的巧名義，這一個誇大的社會分子，當時還未曾發明。（因為他現在已經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職分了，所以要請大家看清楚，要曉得在這好名詞之下真正有益於人的公共事業祇佔了一小部分，官員和官員的朋友們假公濟私的事反而佔着大部。不過關於中央政府的弊害，我却要放在後面專說。）中古時期中，只要有私事就好了，這私事二字當然是好的一方面的意思。人民的主要事業就是做每天的工作；除此以外他們是不大理會的。若在最早的時期，殺死一個鄰舍也不算是公共的事，大部還是屬於凶手和苦主兩家中間的私事。即使有公共的事情出來，大致是基爾特的調節，自治區或鄉區的風俗等問題，也往往帶有教區會議的色彩，却用不到那個大而無當的議院。他們從來不商議怎樣去征服全世界，就是他們自己國家的制度問題也難得討論。政府專問近在目前的事業，用不到去管那些遠在千里的理論。

你看當時的國家雖大而形勢如此散漫，管理的事如此簡單，怪不得當時的政府是這樣一種限於地方的制度了。他們看不出國務有多大重要，因為當時不會有什麼國家。國家這東

西是現代的理想。雅典與斯巴達的爭戰史我們大都知道；這種爭戰我們或者要把他和現在的國際爭戰一例看待。其實，他們只不過是相距不上四五十哩的兩個鄰城。那相爭的局面，只好算是白明漢 (Birmingham) 和孟徹斯德 (Manchester) 兩城間的蝸角之爭。所不同的只是中古時期的城邑不像現代的城邑一般，也彷彿現在的大國家一樣，儼然一國罷了。中古世的人民曾經建設起一所智慧和經濟的華廈，但這華廈的基礎却另是一個，現代的所謂帝國，他們不懂。

這兒來了一個嚴重的例外了；你說中古的社會是這樣的麼——羅馬的天主教堂明明宣言過說西歐全部統歸他指揮轄治。正當中古最盛的時期，西歐全部有神聖羅馬教會的社會這名號！可是這個例外並不能推倒我們的議論，反而能幫着證明。現代大國家的核心是站在暴力之上的，靠了武器的威迫行他的建設，靠了行政官、警察、和獄吏的挾制維持他的存在。這種局面和教會中宣傳的主張不是天差地遠的麼？中古時代理想之下的天主教會是不許流血的，他若要建立一個大國家，只可用道德去勸化。若要懲罰犯罪的人只能把他逐出教會；絞死

他是不可見的。宗教裁判所和瓦爾登色王之戰 (War of Waldenses) 是實際上而且大部分限於地方的敗行，宗教的人自己做出了背教的事；可是我們若把歷史專當作失德事的賬簿，那個自然，這歷史是一部最不雅觀的東西了；如其不然，中古時代這種精神到底還是歷史上的光榮。當時天主教會與國王等的激戰若得了勝，後世無數大國相爭弱肉強食的惡夢或者可以免避。現在的歐洲或者能得一個道德的勢力逐去了物質的勢力而統治文明，也未可知；沒有了物質勢力，現在的所謂『國家主義』恐怕也可不致於發生了。人種上的國民性是仍舊可以存在的，像一個社會中的人雖然和睦，個人的個性還是不可湮滅一樣；但他決不成爲那個不自然的東西，像現在這種圍繞着國王和他屬下官僚之野心爲中心的『國風 Nation』一般。羅馬天主教會——若能保存他們的純粹信仰——假如得了勝仗，一定能使物質的專制收斂；然而專制的國王領着虎狼似的兵隊，中古時代地方自治的自由精神是被物質暴行蹂躪盡了，像個殉道者被車輪子碾死了一樣。可是那國王打了這樣悖逆行爲的勝仗，自己却得不到什麼好處，收到實惠的還是那批官僚和政客。



在這樣的常識人民的中古社會之中，那些基爾特佔有一個最最重要的位置是當然的。當政府是地方的和經濟的，而不是集中的和政治的，一時代——就是說，當這城鄉的主況是自治，「法律」的主體是每日商情上的規則的一時代——那末，這個為地方的智慧和商情的經驗所會萃的基爾特，自然便要在公共生活中佔到最重要的位置了。即使國王有干涉地方政府的野心，在一個長時期中，也只能辦到許可那些早經地方會議中自己承認了的法律這一步。而且這也不過是地方公會的會員們對於國王一種禮讓的意思。國王頒下一個諭旨，承認了某鄉鎮的代議士，或某基爾特會員的習慣。其實，所承認的大概不是新條律，都是早經奉行了的。到後來，中央的勢力漸漸的自已造成一個統治的閥閥了：郡長，國王，法庭上的裁判官，各州的副官，都漸漸的吸取了地方會議的權力，把來貢獻給王室會議和庭臣。但是這變化一成功，中古時代已是完了；現代的制度已開端了。當中古時期中，政治以基爾特和城邑公會的法律為主。這是日常生活中一個嚴重的實際事件——並不是現在報紙上高談闊論，所謂「政治，政治」的模糊影響的空話。在這樣尚切實講做事的中古社會裏邊，他最堅固的基礎就是基爾特——至

於國王和他的議院，不過是春風得意的旗幟和金碧輝煌的報風雞，一種壯觀瞻的裝飾品罷了。可是那批識見幼稚的正統派歷史專家却相沿至今還是把他含混了結。

有一班人說，這種中古時代的學說不過是理想家的酣夢罷了。可是我們用不到和他們在空論上徒費唇舌。這種學說是可以用事實來證明的。我們不妨立在一個和中古人不同的地位，另有我們的政治或社會制度；不妨懷疑他們一切的理想；也不妨鄙棄中古主義，當他是一種『現代的浪漫式思想』的幻夢。可是由中古時代保留至今的許多遺跡，難道真是輕容易受人鄙棄的麼？却爾坦士教堂 *Chartres Cathedral* 和威士敏士達寺院 *Westminster Abbey* 要收容他們是很容易，要鄙棄他們却頗要費些想像。由中古時代遺留至今散佈在西歐全部的許多教堂，雕刻，和文章，我們若說不歡喜他們是儘可以，可是要用『浪漫式思想』五個字輕輕抹煞是不可以的。凡有一點智識的人都不能否認中古制度曾產出偉大的建築，雕刻，繪畫，文學，和人生哲學，有了這些在前，使現代社會的產品成了市上賣剩下來不能出售的劣貨。我們若要證明現代制度比中古制度好，就應該挺身出來，至少也要努力證明，譬如說，孟澈斯德

確是勝過布魯基士 Bruges，文家谷 Orléans。確是勝過福老命司 Florence。我們一定要用一點精密準確的比較證明邱乞爾君 Mr. Churchill 是一個大於聖安賽姆 St. Anselm 的政治家；克爾重爵主 Lord Curzon 人品比西門德蒙福 Simon de Montfort 更高尚。這些問題都不是混說一陣理論之談可以敷衍過去的。這些都是事實，是辯論的真基礎。

但是此處不是辯論的地方，也不是考證的地方。應該用一百本歷史書來論證的題目，現在只想把他說一個綱要。可是我們喜歡不喜歡他的美麗和壯健當作別論，中古時代的主要特徵總是一個秩序整齊的社會和現在這種社會秩序，或無秩序比較，是有明確的區別的。現代公共生活中的『法律』和政治理想，在我們是粗茶淡飯，在他們却全然不懂。中古世的人看了這種新王，和更新的官僚所治理的新國，或者要當作是不可思議的怪現狀。國王和他中央的強迫，不過是中古時代的一層表面；貴爵的暴橫和生命肢體等的不愛惜等可議的缺點，固然有的，然而從全體看來，中古時代究竟是一個雛形的平民主義的自由時代，有深刻切實的見解，知道國王做的事，那一件是好的，那一件是不該的。

由中古而入於現代制度不是突如其來的變化，人事中是沒有兀突的變化的。固然會有一些政治上的劇烈變動，報紙上稱爲「革命」；但是他們在龐大的社會生活山上，除了移開幾塊岩石而外，沒有更大的功績。革命往往不過是一班政治微倖者，或警察署偵探們的鬼蜮伎倆，想借此機會搶到一點小小權力——和那些微倖能力較小的人想從屠夫的肉架上搶一隻羊腿正是一般。但是搶一隻羊腿不能使肉業全體起恐慌，革命的微倖者除開暫時能興起一點風波而外，也少有能搖動這穩固的人道之山的。把中古社會變成現代社會的，並不是兀突的變革：是一個非常堅持的自下進攻的挖掘。

然而中古制度因是基於地方生產和地方習慣的，所以他的民事的官能也是地方的，經濟的，而且平民的；現代的就成爲集中的，政治的和專制的了。用物質的事實來表示兩者的區別，就差不多是布魯基士或福老命司的都市國家和龐大的不列顛帝國或極端中央集權的法蘭西共和國的比較。要捕捉近代集權的實況，有一個簡便法子。拿一本歐洲中古的歷史地圖來。你看自從羅馬帝國分裂以後，地圖上大片的顏色都沒有了：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

紛紜錯雜的變成一大堆小王國和獨立的共產社會了。雖有加羅林其 (Carolingian) 皇朝中的幾個國王曾吹他們領土和權力的闊大，其實這個時期的起初尙不會有國家存在。地圖漸漸的簡單了；顏色也少了，界線也稀了；因為那些公爵和社會都已經漸漸的歸併到較大的國王之下和更雄厚的議院之中去了。例如海不太且 (Heptarchy) 的七個王國都歸併到溫且斯德 (Winchester) 的一王之下。因為大不了祇是一個國王，他在中古時代自然是沒什麼權力的，但他却是個過程的起點，將來是要漸漸變到現代這基於物質暴力和跟着起來的智慧專制的集中制度為止的。只有一個羅馬教會，走的是反對方面；他的結局不是更集中，乃是分裂成許多部分；暴力的強迫是當時一切國王一切權力的根基，羅馬教會不會用他，或者這便是他始集中而後分裂的原因。

統治權力的集中是一個很緩的過程；實在呢，等到社會中產出了酷似羅馬共和國集中時代所發生的卑鄙富人，而後集中方纔達到全盛，還是最近數十年中的事。我們要記得，當亨利鐵由督 (Henry Tudor) 在英國，路易第十一在法國，開始玩這齣危險把戲以前，羅馬早已試

行了幾世紀的集中法了。但是若使我們現代心理的人去處在那種規律的治下，我們要覺得他們簡直和中古世無異。若要把現代制度的發展指出一個眉目清醒的原始，在英國是要推鐵由督朝代。然而鐵由督時代的人所發明的現代特性，也還很有限。後來的局面和草創時的體統又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因為要把中古社會中的自由百姓變成現代國家中的可憐機器，不是單靠起一個新憲法的草案或布告幾條官樣文章的命令所能成功的。

現代制度的產品之中沒有比一件更特別的了，這就是政客。他們是這全付建築的鎖鑰石。現在他們已像夏雨之後地上的蠕蟲一般多了；可是當鐵由督時代他們還不曾誕生。拿伊利沙白皇后 Queen Elizabeth 時的情形來講；她的一代皇朝恐怕要算是英國歷古以來賢臣最盛的時代。貝萊伊 Burleigh 和瓦爾新漢 Walsingham 都是只知有國不知有身的人；瓦爾新漢死的時候，家裏窮到葬費拿不出。能產生這種廉直的人，誰也不能說是衆議員糾察嚴明的功勞；其實，那時的衆議員還能力薄弱得很。那時的政治機關還不能不起用那些不會完全失去平民政治和社會名譽的觀念的人。政治還不會變為那種用來取媚大商人和

銀行家騙得偌大肥羊肉吃的事業。要等好多年以後，執政纔變爲一種職業，政治家纔由行政者變爲政客。貝萊伊是一個極有才的行政者；不是衆議院裏所用的通俗講演者。當時的國家文書統是他一人的手筆，贊成與不贊成的意見都是小心謹慎地寫下來的。現代政客們一刻不停的講話，貝萊伊祇是一刻不停的做事。幾乎凡是他的後繼者所做的他統不做，所不做的他統做。他這人是政治方法上一個極大變化未來以前的一大結束。從他以後，我們可以跟着集中制度的發展看出他的效力和正直逐漸退步；直到現今，「政客」兩個字成了一個輕薄的名詞了。

中央政府是現代制度的根本；他的範圍之下，有許多當中古王國的時代不曾受過制裁的事情，現在也受了制裁了。現在的 Government 倒確是實行 Govern 的。〔註，Government 原爲 Govern 加語尾 Ment 而成的，Govern 是「管理」的意思；Government 是指着掌理庶政的機關而言，譯言政府。這一句的直譯可說：「現在的「管理組織」倒確是實行「管理」的。〕「王黨的民主政治」Tory Democracy 也好，「集產的社會主義」Collectivist Socialism

也好，現代的理想總是發自上而行於下的。他們以為國家管理人民，能遠勝於人民管理自己。一個人若能看出封建時代的西門德蒙福 Simon de Montfort 和現代的路易喬治 M<sup>r</sup>. Lloyd George 兩人的不同，他一定也更能了解兩時代中制度的不同。封建時代的元老的目的是要處處剝奪國家的權力使英國人民能脫離暴虐國家的侵害。現代的政客的目的却像是要用盡種種方法來增加這中央政府的權力。泊藍德勤奈德王朝 Plantagenet Kings 的憲章，大要是規定國王和他的屬臣所不該做的事。現在呢，一般政客每逢一度在舊有的養老年金令之上再加上一重保險令，使中央政府更加一些鞏固，他們便稱他是『改造』，一度改造以後呢，還要添出無數的附帶命令來，却昂着操縱那深在谷底的人民的生活，使這新舊兩重制度萬穩萬固。我們不必單把他當作一種理論去批評——因為他在實際上所生的可惡的結果，現在已來到我們的面前了。

新制度和舊制度要害的異點就在這裏。新的制度，只想從一個中央去管理四面八方，而不願讓各局部地方去自治，自從中古時代以後，地方權力日益衰微，中央政治的組織却用着加



速度前進。這樣的發展，結果是不期然而然的把政權都離開了和實際工作有直接接觸的人們，而放到一般好研究政治而不專業者和官僚的手裏，這兩種人是件件精明的，唯有對於他們自己要做的事業沒有親切的智識。這是歷史給我們的一個大教訓；可是那班有教導學生專利權的大歷史家却沒有幾個能懂得。本來若要對於現在的政治事業有親切的智識除非我們一切的政客都是聖人，我們白宮裏一切的大小官員都是學問淵博的學者纔使得；然而我們這現代政府遲早是要倒坍的，因為他是愈趨愈複雜愈和事實相遠了，那怕請了聖人般的學者來幹，也要弄得昏天黑地的。

政府這件東西，在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彼脫陸格德，和羅馬等京都中已成了宏大的建築了。我們看見，在這些緊張過甚的中心地裏面，是羣集着大批朦朧到極處的官吏；在這些中心的外邊，又都是被動的國民，對於現在政府裏所幹的事都莫明其妙。這是一齣目的相反的悲劇。可是現在的人都迷信着這是唯一的統治方法，那些政客，官僚和財政「顧問」——這是一個表現某種曖昧關係的最妥名稱——是辦理這種事獨一無二的能手。誰是第一個製造出這迷

信來的呢？——新聞家。這批新聞記者的眼孔中只看得見歐洲的各大都城，而因此這些貴重  
的新聞機關又不免常常成了前面所說的政客們的私產。他們的新聞上都在大聲宣告說全  
世界是被一條細絲懸在唐寧街上的內閣決議，或是巴黎所締結的條約之下的。其實，在統治  
的買賣場中，這批新聞家一半是僕役一半還是主人；他們在新聞紙上吹這商品的價值的時候，  
和鄰近欄中肥皂公司所登的廣告自稱他們肥皂是天下第一沒多大分別。

可是現代制度的最高成功，據那些聰明的廣告中用了驚人的議論吹着的，是有一個比中  
古制度更平民的精神。每一本歷史書上都列着長篇的解放勝利記錄，表明各階級怎樣順次  
的一一被解放下來參列這投票箱的神祕儀式。依此結果來判斷，投票箱的顏色該用紅或用  
白，他們也該有判決的權利了。中古人民不投一張選舉票，他們管理自己比二十世紀有普通  
選舉權的人民更自由些。可怪那些思想遲鈍的歷史家至今還看不透，所謂政治解放不是平  
民主義的勝利，乃是那些政治雄辯家的新的——恐怕是最大的——勝利。選舉者的名單上每添  
一個名字便是表明這萬權的政府又多一個羊可以供他翦毛。一九一八年的大改革案是政

客們的骨牌名單上平空添上六兆投票人，英國的財閥和政治冒險家自然又要平空地升到從來不會有過的最大數目了。最顯著的就是強迫兵役一個問題。中古時代決沒有一個國王敢提出這樣一件事。某泊藍德勤奈德國王曾請一個伯爵去爲他自己和德國交戰。伯爵回答他的話是凡有耳能聽的人聽了都要不舒服的；但是中古時的人聽了都喜悅，因此送了他一個渾號。那怕在最驕傲的時候，司多亞德國王中也沒有一個敢要求一部分現在的平民內關中所視若尋常的權力。現代制度中這一種虛偽的平民主義是歷史上最大的假面具。

中古制度的統治要素是和他的生活成爲有機的結合的，差不多是這種生活所自發的一種活動，但是現代的政治和他相反，已變成一種十分表面的東西了。他是京城都會的活動，不是人民的事業。中央的制裁固然有很大的——而且強迫的——效果；但是因爲外懾的方法不容易改變天性，所以依舊是屬於表面的。政府的力量容或可以把愉快的英國國土變成一片煤場，一個垃圾箱，——現在的支配階級的理想就是如此——然而對於這等野蠻人的心性仍是一點也變化不來的。法蘭西豈非是世界上最集中的國家麼？然而幾世紀以來法蘭西農民的生

活簡直沒有變遷。要曉得這是歐洲文明的本體或者竟是他最高的產物呢。

由新聞記者們所釀生的政客和官僚的流行病且不去管他，講到社會活動，造起一間屋子，總比高談一陣政治理論更有價值。講到人生要素，種田的農人和他的手藝總比一個會談許多大政方針的內閣總理更偉大。如此說來，社會的根本在農民，而一般社會的公意却集中於內閣總理，這簡直和德國軍隊在攻打着比利時邊境而法國兵隊却到西班牙海岸上去守禦一樣可笑了：他們——如新聞紙之類——都是遠離着舞台而唱戲哩。可是現代的執政者和他們的理想，雖然已把全世界，更甚的是歐洲大部 and 美洲北部，攪成了混亂和無秩序的狀態，然而對於人類的基礎却不曾搖動得分毫，譬如一班小孩子向着聖保羅教堂揮拳，倒底也拆毀不去聖保羅寺院。他們雖已泯滅了世界的歡樂，因為他們已損傷了他的美；現代制度的刀刺雖已刺殺了我們鄉土藝術的靈魂，却用他的寄生蟲的產生的奴隸藝術品來代替；然而人類除了祖宗所給他的智慧而外，他還是一概不受的。這些新的東西在他的腦中經過不過像麥田上吹過的一片浮雲。

這種平民主義的人類傳說，他的堅忍的綿延性，和對於中央集權統治的明白的區別，在最近一篇關於俄國事情的論文中說得極其明瞭。〔註，一九一九年一月，法律評論季報司嘉杭著〕他這篇文章的結束一句話是：『二千多年以前的羅馬社會，至少就是剛剛昨天的大俄羅斯社會。現在的 *NEH*（共產村落）就是羅馬的 *Genes*（民族）』文中又述亨利蔓茵 *St. Henry* *Maine* 的 *Early History Institutions*（古代制度）中一段著名的預言說：『俄羅斯帝國中諸行省的土地，從遠古以來，早就完全分配給許多自立的血族團體了，他們都聚合在耕作的農村社會間，自己組織自己管理……這個法子，西歐洲的人將來終有一天要仿效的。』俄國這一場大變動，正當一般糊塗報紙都以為是一時的無政府狀態的時候，忽有這一個領袖的法律評論來直認他是數千年來潛伏在人心中的傳說的萌動，認他是有數千年的過去經驗做他的理論，真是一樁可喜的事。我們再引一句司嘉杭君的話道：『古時的羅馬共和國，在政治方面是以種族為根基，而同時又根基着集產的主有權而組織起來的；這同樣的原理正是革命中新俄羅斯共和國的根基。』〔註，此處我覺有加一句說明的必要。俄羅斯革命的原理和託爾斯

基 Trasky 自己及他的猶太朋友所主張的理想相去千里。代表俄羅斯的那個猶太人的思想，叫歷史學者聽了是只有苦笑更無別話的。」

這一句話是這篇文章的主意中一個很新穎而且警策的例子。因為這緣故：每每有一種理想，我們總當他是人類社會的重要原理，但是假使把來和一個幾世幾年歷經磨洗而不敝的人類傳說並列着比較一下，便顯得是一個新生的觀念了，這句話却很想指出他的錯誤。證明了一件事物是新的，並非就指出他是錯的。其實，現代這集中的和政治的政府，他的主要缺點，並不在乎新不新，只因為他實在是太沒有成效。沒有人能說這舊制度沒有缺點。他的缺點有許多——第一個便是不很鞏固因而難以永久存在。但是同時可誰也不能否認他曾收得很華美的成效。他曾送給我們希臘的美術和哲學；却爾特士 *Charteris* 的染色玻璃那種奇蹟的美觀；和我們用福老命司 *Florence* 巴圖阿 *Badua* 以及其餘數百名城的名字稱道的那種人類努力的纖巧，至今還受着人類的推崇和景仰；這樣一個舊制度，若一旦要和這會糟蹋了利物浦 *Liverpool* 和克拉不漢姆 *Clapham* 的現代制度爭起高下來，是該得受人尊重的。

果真要問一個澈底，做審判官的人須得細細的羅列了雙方的功績然後再開辯論，可是「一眼瞥去，」自有一種暗示使我們不贊成克拉不漢姆。

但是我並不想在此地用歷史的論證來判斷這起案件。這件事一定要讓給歷史家去做，只希望讀他們著作的人多考查些事實，少聽些用哲學歸納的奇談就完了。這批哲學家差不多和一個最輕佻跳舞會中的最輕佻的婦人一樣，心慌意亂理想已經全然蒙昧了。他們只要能像個聰明的蝴蝶知道從這一枝花飛到那一枝花上，或者也能看到些真相；但是他們的眼光，是淺短的，他們的幻像不能超出西蘭奴 Orlando 的鼻尖之外。當他們假定（他們是差不多常常用假定法的），以為集中的大國家是民族和帝國的努力之極頂的時候，聽的人就要疑惑，不知他們可曾讀過那個最動人的羅馬帝國故事沒有。我恐怕他們不會知道這是最重大的歷史；何以呢？因為在歷史的過程中，這篇是最大的滑稽文章。裏面所記的是幾個帝王主義者晨報的記者和讀晨報的男女僕役一流人物動手建造一個偉大帝國的故事。他們一點一點的把統治權收管到中央的掌握之中，最後，其餘的小國都被蠶食盡了，羅馬就成為第一帝國。

於是這個大滑稽劇開場了。他們愈是拚命的掠奪，他們所有的權力愈少；好像是都裝進了一個沒底的罐子，再也不肯滿。因此帝國主義者和元老之間大起風波。國王們殺了數百個元老，元老報仇（因為國王的數目是多不來的）也暗殺了十幾個國王。但是滑稽的興味愈演愈濃；因為兩邊大殺一陣之後究竟誰也不是贏家，已有大批的官僚暗暗地起來，把所有的國家統治權柄一齊拿去了；於是羅馬的人民雖能殺死國王，至此竟奴隸於一個不怕刀劍的無形勢力之下了。所以羅馬的滅亡，就因為他成了世界上最強的政府；註，既把中古時代認為古制中最好的制度，我們便不能再去信託羅馬時代那種組織細密的基爾特制度。我想那班主張國民基爾特主義的人對於羅馬帝國時代由政府管轄的 *Collegia*（專門學校）應該感有普通以上的興味，因為也好讓他們看一看，凡是『國家的』組織是終於要變成官僚式的。——羣連政府兩字都不懂解釋的野蠻人民從北方來，毀滅了這文明的帝國。其實，羅馬決不是被這些條頓人種所滅的；滅羅馬的還是羅馬自己的執政者——官僚；不列顛帝國豈非也很有毀滅的資格麼？



讀者看完了這一篇序說的文章，如能起這樣一種有益的懷疑，知道凡現在是如此的，從前未必如此，將來亦不必永久如此，那麼我的目的也總算達到了。每每是有學問的人反而眼光淺短胸襟狹隘，把現在看得十分拘泥。每每是簡單的人反而能領會這萬古不磨的人類傳說。大學的教授每每偏是感情論者；愚昧的農夫每每偏懂得這真理。掃除了這班捕風捉影的混亂空想家，另使一班頭腦堅硬講究事實的人來代替他們的職務，這就是基爾特制度的許多希望之一啊！

## 第二章 第一原理 基於職能的組織

當說明基爾特制度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便利。他的原理都很明瞭；更妙的，就是他的第一條是自身明顯再也生不出誤解的。這些原理或者是錯的或者是不錯的，但是不管他錯與不錯，至少是確定而且明顯的。第一條原理如次：在基爾特制度之下，社會結構的鎖鑰石，是一種以職能為基礎的組織；國民都按照他們的行業和職務而結成團體；教區或議會選舉區的分類法是要廢除的了。這種組織法在現代社會中間是早已佔着很廣的範圍而存在的。例如

植茶公司的一班股東，表面上可以算是一個依了職務的基礎而組織成的製茶公會。又如製棉的工人，組成一個工會，那個更可算是依了製棉的職務為基礎而組成的結合了。他如大學校裏的教員們，因為他們有產生學問和智識的共同職務，而組成一個團體；醫生們因為他們的職務，而組成了醫藥會；律師們組成了法學院 *Inns of Court*。總之，有如前章所說，因職務分別而互相組織的習慣，在一切人類社會中是已經根深蒂固了的。

可見基爾特制度並不會造什麼新原理，他的理論之所以鮮明是因為他特別注重這種人類的固有習慣。基爾特人高唱着說，在社會構造中間，職務的組織是最最緊要的關節了；此外一切的人類關節不過是次要的。除此以外的社會黏合體不是沒有，並且很多；但他們却然是附屬於這最緊要的『以職務業和手藝為分別』的人類組織之下的。

自然狀態中，明劃的界線很少；與其說分類是一種事實，不如說他是一種便利。科學的目的並不是因為世界上有規律常常存在所以去說明他，乃是因為這世界太廣大太繁複了，不得不在無法之中想出一個法子來使知力有限的人心得以了解。如此說來，可見凡屬人工的分

類法決不能十二分的精確。世界上的人類果可以拿種族來分別得界限釐然的麼？我們爲實用起見，見一個人，能辨出他是法蘭西人，英吉利人，或愛爾蘭人就够了；若一定要把他的祖先血統都考問起來，就厭得很。一個人，我們很聰明的稱他是標本的英國人，往往反是半個人類種族所生的混合種。所以分類是爲便利；我們把人按了職業歸類的時候，務請記着這『便利』兩個字。

因爲組織是人類社會的基礎，所以若要決定組織的法則，必須先要決定他的原理。海納·Heine 那個可愛的巴黎賣花女兒，安排花，是按着香氣歸類的；這位詩人加一句話道，他有理由敢相信，若教他來安排人類，一定也用同樣方法的。由此類推，我們可以想見美術家的分類法是按着人的美醜；教授的分類法是按着人的理解力；客棧老板的分類法是按着人的能否住他最貴的房間；政客的分類法是按着人的能否締結條約。

基爾特人對於這些法子和他們相當的長處既然一一的承認，他却堅決的主張，以爲人類另有一個分類法，效用勝過其餘的萬萬，就是職能的分類。可是那怕在這起初的時候，我們必

須明白，這類別的界線是只能清楚到某種程度的。一個郵差可以同時在家裏種菜；一個布商可以兼養蜜蜂；一個保險經理也可以開一個鋪子；做陸軍大佐的也可以和酒商合夥。但是一個普通男子或女子，却總可以提出一件事算是他一生的主要職業。基爾特制度以爲主要的職業便是那個國民的生活中，中心的事實；他和他同胞的關係是大部分依了這中心而決定的。至於他住的地方是這一邑那一邑，這一州那一州，他的國會選舉是屬於那一區，或他的地方政府投票是屬於那一所，這些情形被我們知道了，僅有很少的興味。在基爾特制度之下，這種區域的政治分類法說不定還有保存的必要；但我們在此地却要再三鄭重的說明最緊要的是職業的分類法，餘者不問是政治區域爲主或以頭髮的顏色爲主，都比較的不重要。人生中絕對的規律是很少的——全是那一項最重要的問題罷了。

一切人類分類的方法中，相反的最烈是政客們的面積法和基爾特人的職能法。這兩種相反的理论譬如兩個相反的地極。把公民按地理關係分成區域以便國會代表出席的理想，我們現在再回看一下，可以知道不過是偶然而成的，他的用途也極有限，這是我在前章所指明

的了。我們只要費幾分鐘的思索，便可以明白這按郵政區域的分類是何等勉強的辦法。鄰居的人中間有一種自然的聯合，我們並不否認。他們所熟識的郵差和警察是相同的；所用的陰溝和自來水是公共的。可是這些共同聯絡一些也不關人生中重要的原則，這原則是他的國民權的根基。現在的最高國民權（理論上）是投一個議員的選舉票。基爾特人以爲單靠住在同一條街或鄰村的關係來作這樣最重要的職務的根基，未免太不成話說了。還不如海納的賣花女郎的分類法聰明得多哩。可是我們也用不到在理論方面駁斥這面積的分類法，這法子在實行方面的成績早已不許他自己站在聰明人的計劃中間了。由規定區域內選舉出來辦國家大事的人顯然不會有好成績。不是沒有做事，便是做得很壞。若一個萬全的理論一經實行就顯得很不全，誰還相信他是行得的呢？偏偏現在還有人異口同聲的說現在這政治制度是可行的。你想一個人自己承認能代表他的政治本區中一二萬選舉者的意見，這人該是怎樣一等人？就算他始終實心任事，他這付腦筋的方容量也顯然受不下這等煩重的工作。國會裏政治冒險者之中，一半不能代表他們的分子的人都是情有可原的，當他們被人

選到威士敏士達的時候，他們自己還以為是被選到一個野鵝競走場中去哩。

選舉者的方面當然同樣失敗的，靠了國會中粗劣的制度他怎樣可以選出最好的人來呢？就算果真有這樣萬寶全書般的人物，選舉的人怎樣找得到他呢？我們知道，事實上是永遠辦不到的；但現在只要問，究竟有沒有這可能呢？有時，一個國會代表很有才能又有道德，或者能擔任這正確的計劃，肯出力實行這計劃，但他偏生又是僻處一隅的；至多只有一部分選舉者能確實了解他。因此普通的當選者，每百人中往往反而有五十個是計劃和希望都不正派的；但是在選舉者一方面却已是躊躇回顧，更找不出較好的人物了——國會制度的笨拙不靈一至於此！一般政客至今還能自存，其主要的原由無非因為他們有一套政治規律的迷魂陣做他們的壁壘，可以抵擋民主主義的攻擊罷了。往常奪到被選舉的人，都是靠了無關緊要處的眩才得勝的；不然就是在那些選舉者所不能決斷的事上出了鋒頭；再不然便是他們所說給人家聽的都是極複雜矛盾的問題，選舉者與被選舉者自己都不大懂得的。

這恐怕就是議會制度的主要弱點了。現在議會中所幹的事都是除了專門家而外沒有

人能明白的。他若能做這天字第一號的奇蹟——精通世界的一切智識，拿來統統製成法律——倒也罷了。可是他幹不了。但是威士敏士達若幹不了這不可能的事，我們決不怪他；惟他要嘗試這樣的事，我們纔真要非難他呢。千頭萬緒的事都攔在一班人的肩背上，他們是被一班沒有共同要求共同智識的羣衆所亂哄哄地選舉出來的。於是做政客的得以在個個人面前敷衍得很好，回下去一事不管。在這公共生活的紊亂狀態之下他是用不到理性作用的。民衆的冥頑就是政客存在的原因啊。

人生之中另有部分是蒙混不過去的。遇到了這種事情，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竟是不知道。這便是一個人每天經營的職業。譬如一個會議之中所討論的是棉花工業的事，要制定一些法律那麼什麼該興什麼該廢恐怕究竟還是每天經營着的棉業專家和棉廠經理更有些把握。候補的議員老爺決不能扯東扯西說些豪敦篤支 Hofendorfs 人的狀態，或改良音樂館的必要，或對於丁勃克多 Thibodeau 的外交政策來躲避的。不得不談棉業的正文，這類政客便倒霉了。由此可見他的妄念，想把所有的問題都攪到議會裏來爭論，也難免要破產哩。

一個人所最感興趣而最有完全智識的事，莫過於他的職業了。依物質方面的考慮，這是他和他同胞中間的最強關節。但是要曉得物質的影響是極有關於精神的。國民的區別若棄了地理面積的方法而改用了行業組織的方法那麼基於興趣和智識的重要原則之上的組織便可以成立了。職業的單位對於自身的事務是最結實最有智識的。理論的方面暫且不

再討論，我們且設想一個國家，他的國民本來是按了他們的行業或地位的根基而組織的，把他們實際上的活動考慮一番，一定比空論更有益。我們先看他的可能性罷。

開煤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情形。這是一個很確定的工業，和四季不相干的他業不相涉；雖然起初一看我們不知道在礦穴裏運轉機器的還是礦工還是工程師，但一說起煤工業三個字，這名詞已指定一個很確定的行業了。我們假定這班開礦的人當未曾理會（威士敏士達的所謂）政治事情以前是組織成一個煤礦的基爾特的。他們對於公共事業所做的職分，那

一件對於國家最重要呢？自然是挖煤了。若國家說要採煤（這是一件污穢事業，但我們此刻不管這個）那麼關於這一方面的立法和管理誰能比挖煤的人更精明呢？有人可以駁道，



若委了他們自己辦，他們就要私圖自己的利益的——但是現在掌理着工業的資本家工業家又何嘗不是除了只圖自身的利益而外不顧其他一切的呢？所以這一層抗議不生效力，因為無論如何的壞，保全了多數礦工的利益至少比保全了少數礦工的利益好些。

這計劃的要點是：挖煤的工人將從此結成一個團體，因便利上的關係可以稱做基爾特，來掌理這屬於國民產業的採煤事業。我們稱他基爾特是和『公司 Companies』、『聯合會 Associations』等名稱相對抗的，表明這團體是——包括經理，礦叢，書記，煤工，稽查，工程師等——實際工人的結合，不像那些公司一類的團體是純粹股東們的結合包括着一批專門投資每年到一次股東會議，以外便無別務的人的；我們用這一個名詞是要人家認清他的特點，免得和其餘的團體混淆。在管理中間真有事情幹的經理，此處也算他是一個實際工人，把他歸在管理員的班內去。這基爾特的確切的責任，他的範圍和他對於國家的從屬關係，要放在後面討論。現在且專心顯出一個以行業的基礎為基本組織的國家的形狀。

現在再請另看一件極不相似的事業；教授的職業。這一件事業，說得廣些，竟和挖煤工業

一樣，同是生產的。礦工的事務是產生煤；教師的事務是生產有教育的學生。再拿同樣的議論來比也是非常切合的。這是一件很需才具的工作，正和挖煤一樣：最能教人的教師就是專心致志在這項工業上的專門家；正和專心研究煤礦工業的科學專門家是委身在礦業基爾特中的一樣。把這班教育家組成一個基爾特（其實是許多基爾特，說詳後）所成的公共組織，其有用也一定不下於礦工的團體。在牛津大學和剛橋大學這等團體中間，已經有一些基爾特的雛形了。合各州會中的許多學校，自初等學校以至高等學校，凡屬教授人員，自主講助教以至於實驗室中洗瓶子的人都可以結成許多基爾特。同煤礦工業的情形一樣，凡教育上的事務要徵求意見時，首先被諮詢的當然是教員基爾特。

鐵道事業就比較的簡單；在這個基爾特之中，諸色人員上自總辦監督下至窮鄉小站上最下級的腳夫都被包容。這班人員，從前的地位是極不平等的，總辦哩，監督哩，股東哩，工會秘書哩，梯子般一級一級的，進了基爾特以後，這些分別都忘在腦後去了，他們只知道是基爾特的會員，是鐵路基爾特的選舉員；他們對於鐵道上的管理事務都同樣的負責了。

醫生和律師的事業也差不多是如此。那律師們的團結，是早已成爲一種很完美的基爾特了。他們在與國家對抗的方面，幾乎有支配自身職業的完全能力；在自身的內部呢，有本業人員中公舉出來的律師會議。有人想也不想，就慌慌張張的把荒謬兩字送給基爾特制度，但是試問既然荒謬；又何以能存在到這樣久遠呢，他們該還出個道理來啊。若說一個律師一類的小而一致的職業，比那種廣大繁複例如工程或礦務等分工極細密的職業，有許多便利之處，這是很可以承認的。醫生的情形和律師的情形是很相近的：他們也早已有了一些「乎基爾特的組織了；若也承受了基爾特的職務，公共衛生的全部責任就可以交付給他們，關於這上邊的立法和行政的事就全讓醫藥公會中去辦，不要再給威士敏士達裏那班外行到極處的縉紳先生們去胡做了。產生健康的工作該交給醫生，產生煤炭的工作該交給礦工。

不必把凡已被承認爲工業的事務一一細說了，我們還是先看一看，基爾特在全國的種種事業中，能普及到何等程度。棉，鐵，羊毛，造船等類事業的情形是簡單的。但除此以外尚有許多別的情形沒有那麼明瞭。開販賣商店的人或是必須自己立一個基爾特，或是可以歸併在

生產者的基爾特裏邊。例如煤業商人便屬於後一種而歸併在煤礦基爾特之下做會員的。這種是便宜行事的辦法。但讀者決不可因此就把基爾特的理想看得太隨便了，以為一定的原理少而變通的辦法多。要曉得基爾特的原理自是存在的；這些原理是堅固的骨格，不過骨格之外該有筋肉來裝飾罷了。販賣商的情形正是如此。販賣商業又可以結合起來成爲百貨棧房，例如在城裏所有的大棧，鄉鎮裏所有的小棧。如是則分配基爾特又要成爲「以職務機關組成之社會」中一個極靈敏的部分了。

但是一個國家之中還有許多旁枝側葉却在例外啊！這些枝葉有時或者要算做他的所有品中最可寶貴的東西哩！若我們這社會已不成爲詩人，音樂家和冥想家的家庭了，請問我們把這工業的社會組織得再完美些還有什麼意思呢？人生若成了一個永久死板板的生產的時光，豈不要變成一個昏迷的夢魘罷了？有些人往往是不做一些事——至少是不做一些可以按工計值或被監督核准的事——而安坐着受人供養的。但是閒散的人往往就是最聰明的人；無政府主義者所發現的管理法則比官僚多，正是一個道理。老實說了罷，我們的問題是：詩人，音

樂家，哲學家，或冥想家，他們可該有個基爾特不該？說起音樂家，若把他們當作是劇場裏樂台中的奏樂者，他們可以有個基爾特是很顯然的；因為一個樂台的自身已具有必須的團結和一致了；他的自身就是一個基爾特的胚胎。

但是一個著述家的基爾特却大不相同了。著述家的工作不是大家擠在一堂裏所能做的。徐培德 Shubert 生平有幾篇最好的歌曲是坐在酒店裏作的，並且同坐的不是和他一

樣的著述家，却是一班其勢洶洶的醉漢，這般人火酒的滋味是知道的，音樂的妙趣却未必能領會。此外一般詩人大概如此；故事中嘗說詩人往往當月明風清之夜在海邊獨步，或白日常空的時節在林下閒遊，這種事業恐怕就不是基爾特的規則所能控制的罷；何況論到出品，一首詩的價值也不是像一塊鋼鐵或一束棉布那樣容易結算的啊？然而這種議論要說他就能打破這條原理却是未必；要因此使基爾特失敗或喪失試驗的價值，還遠得很。要曉得在切實生活中，詩人往往是最歡喜事務和最切實的人，用正確的規則來純律他們纖巧的才藝，也不是辦不到的事，——究竟祇有愚盲的官僚纔造出那些不符事實的蠢笨規則呢。入了迷路哲學家也同

一個樣子。純粹做『哲學家』不問一切的人，他們大致是在各大學校擔任教務的，像現在的情形一樣。此外或者還有冥想家和思想家，是混在游民隊裏，或和全脫却辦公時間而任閒散的人在一處的。但是這個題目，最好還是剩給神們的膝中去罷。

簡單一點說，一個國家之中，有益於國民生活而不能集到基爾特之下的事業是極少的。因為財產的產生，自一個鋼質的汽船以至一首抒情的詩歌，總是被生產者的合力所補助而不被他所妨礙的。生產了那麼偉大的中世紀教堂的基爾特勞動者，是否比那些以一己為中心躲在畫室裏和書房裏祕密創作的美術家和小說家有更大的成績，至少是很可論證的一點。但是要產生這一大批為國民的健康與富厚所不可缺少的工作，在合作的基爾特之下，至少是和資本家的公司之下一樣容易的。溫和的運命已經解決了無數人事了，餘下來的問題便都可以交付給他。詩人和藝術家在醜惡而且無感覺的財閥世界之下尚且能存在，在一個尚美尚快樂而不尚金錢的世界之中，他們發展的機會一定更多了。美術和手藝再有過什麼時候能達到比中古時代更高的地位麼？

請看啊，基爾特組織法的首要的利益就是從此以後，國民生活將要根據了人生主要的工作而被調整了。國家從此將變成一個機器，把他特地裝置起來做國民的一切工作。以後我們將要把那個舊有的，依勞動運動者的意見以為不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並且是在確實的事實上屬於混沌狀態的工業制度棄去了，另換一個根據了天然的單位而組成的新社會；他的秩序井然，像一個編列得很好的圖書館，一個整頓得很好的貨棧；不論你要什麼，裏邊的館員和助手可以立刻拿給你。這便是依了職務，行業和位置而組織的真相；這便是以事業為根據的天然分類。凡國家中的普通人民都要按照他的主要的責任和主要知識而被編為公民。從此人家便將把他當做專門家看待了；他的主要的政治責任便是做他真正能做的事。

譬如你拉着一個普通人請他決定一件關於我們和南洋羣島的關係的事，可是這個人除了在康那德 Conrad的小說上的智識而外，從來就沒見過南洋的而，他們的島，島上的人更不要說了，這便是笑話。最後，他或者能有所解剖的，但是在公共生活中，這差不多是一條橫道。可是你看，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一個全體的普通投票倒居然可以決定這種奇怪的政治問題；就

波斯國後有一個議會制度還是一個仁慈專制政體這等問題上，居然可以選定下六年的政府。專拿英國人講，他們恐怕竟有本領投票決定關於蜥蜴憲法的事哩。基爾特的理想是一種使我們回到實際的努力；使我們的社會生活把切要的事實如產生米穀和美好音樂等做根基，再

不讓那些立法大員們用那些包醫百病的糊塗招牌來騙了自己又騙我們。

在基爾特之下，公民是要在他所懂得的事情上被人家請求決定的；煤礦事業中的人，只管得煤礦的事務，也決不用他去管俄國的政治組織。但是這等事對於我們和俄國的關係上將如何影響得到呢？就是說，若然用得到外務基爾特的時候，誰來組織呢？這個問題我們要在後一章裏討論。現在這裏要請讀者認清，惟其一切的社會分類法多少皆帶幾分任意假定的性質，所以在無法之中我們只好採用那個以最重要的社會因子為根基的分類法子；而在人的物質工作之中，財富之產生確是最最緊要，在政府的百體之中，人的行業又確是最自然最有效的官能。若換一種概括的言詞，可以說，在活動中的基爾特猶之在戰爭同盟中的國家——個個人是守定他的專責的。



從一般公民的見地看來，基爾特有一個長處，他能用敏捷的手腕把最優秀的忠告即刻拿來應付不論什麼困難。拿米穀缺乏的恐慌做個例。在今天，請問這問題找誰解決呢？農務局 Board of agriculture？農務局只能開動了機器，把這問題交給地主，地主交給農家，農家又交給佃工；簡單些說，農務局只能做一個中間人。那麼直接分頭去找地主，找農家，找佃工好不好？這樣也是不中用的，因為在米穀這件複雜的生產事業上，他們不過各是其中的一個要素。誰也不能代表誰。當然的，從這些來源上可以逐漸搜集事實；末了可以由農務局印出本莊嚴的報告。但是報告未見得一定就能生出米穀的；這問題的核心依然存在。到此情形，若產米穀的人都已聯成了基爾特，這步驟便可以無限的簡單化了。

基爾特的報告是產業工人的多數意見。少數的不同意見當然是不免的；若非世界上的人口減到三人以下，少數的不同意見恐將常常存在；然而人性是剛愎不過的，那怕在這兩個人之中，恐怕還要有紛爭不決的事，到此時，主席的決定票是沒有了，他們的爭端只好拈鬮解決哩。我們既然承認多數表決的辦法，那麼若要用最敏捷的手腕得到最好的忠告，基爾特就是世界

上再好不過的形式。因爲是在一班（多少）能明白他們所討論的事件的真相的會員之中，所以意見上一致的機會當然是更多的。若果他們也不能一致，那麼所遇到的一定是極難解決的問題；然而在目前的議會中間，他們却動不動分成了黨派，而這些黨派又無非是幾團對敵的黑影兒啊。

基爾特中間國民編組法的主要原理，總算已經粗粗的說過一番了。我們選中這生產作用——這是最廣義的說法，包括一切財產的形式，自從一個煤斗一根火柴，以至一支曲一篇詩——認爲組織中的根本要素，原來不過因爲他是最便利。你們斷不要以爲凡有理性的人都要把這個當做唯一可能的，或必須的分類法子。此外容或必須另有幾種並行的制度，也未可知的。一個人是做醫生的，因此就是醫藥基爾特中的會員；可是他又喜玩 *Cricket* 球戲，因此也就是 *Cricket* 俱樂部中的部員了；若他又歡喜偶然做做戲子，那麼他又可以做戲劇會中的會員了；若他又是一個政客，那麼他又可以連合一般黨徒來推翻這些基爾特；若他又是一個哲學家，那麼他可以和實驗主義派聯絡；若當他夏季假期之中，他到瑞士去避暑，那麼他還可以去佩一顆阿

爾賓俱樂部的徽章啊。

這一方面的情形，請讀者千萬牢記在心裏。基爾特不是獨斷主義。他的理想中決不含  
有狹隘的獨斷的意味。他決不想用了新任地方檢查員的熱心，來掃除我們家庭中和生活中  
一切黑暗角裏的污穢。實際上，他無非想把我們日常的事務調整一下罷了。他用了獨斷的  
口氣而說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若為公衆一方打算，這種日常的事務是再重要沒有的；若要建造  
一個國家，這種事務是最便利的基礎。現在有許多高邁的政客，或發表洋洋的演說縱論不列  
顛帝國的大事，或挾着偉大的意見主張國際聯盟，都抱着一種不可思議的見解，渴望廉價的收  
入和高貴的享樂。基爾特人並不見得汲汲乎就要反對他們；可是有時他却不禁很不耐煩的  
聳聳肩說道：『是啊，我知道，或者，或者……可是請等一刻罷，等我們造出一個系統把幾件重要  
些的國家大事且先理清楚了再講。縱使你要想繞着你那個愉快的國土航行，煤沒有掘出來，  
或人家沒有把你的船造起，你總不能如願；縱使你的腳下踏整個王國，除非有人不忘記收穫了  
米穀你纔可以免得餓死。其實，你們那個王國不過是我們餘暇中的消遣品和例假日的閒夢；

只能等一天的工作完畢了以後，纔可以有這等閒情逸致來消遣啊。」基爾特人對於其他一切社會建設者的迷夢，和人類中一切偉大的冒險事業，就抱這種態度。他對於他們不是全然不表同情；只是凡事總要按着輕重的次序一一的來。他是腦筋極簡單的，所以頗肯聽信那句鄉村的俗語，說馬兒應該在車子前，和那句合理的常言，說快跑之前先要緩步。他並不自稱有多大的哲理；却很能以他的常識自豪。他想建造一個國家自然不如建造一所堅固的房子，這完全是常識的見解；愛爾杜蘭杜 *Horacio*（西班牙小說中之黃金國）的故事他是很願意聽的，並且很願如故事中的說法，在他的房子造成以後，把印度的財寶盡數取來充滿他的府庫。可是他總覺得，與其用那個虛無飄渺的愛爾杜蘭杜做根基，究竟不如組織成一個造房屋的基爾特更妥當些罷。

他容或是眼光淺短的，或者更壞一點，竟是一個懦夫。可是眼光遠大的人使我們失望的回數實在太多了，還有那些勇敢的人又犧牲了大多數人的性命去強求他們那些風一般的理想和銀行老板們天堂。所以這個頑固的基爾特人就有一些懷疑起來了；傾慕空中樓閣 *Castles in the Air*。

ance 的思想也稍稍打破了。他因此反而很渴慕的回顧到從前的世界，那時的人並不知道建造什麼王國也並不替那班財閥增加幸福，他們的願望只要靠他們自己的行業得到他們自己的生活。替人家謀幸福當然是不自私的美德；英國的全體窮百姓，合力造起一座王國來，使他們的主人發財，也總算是最大的不自私。雖然如此，自我的生長也是有迹可尋的；等這自我的觀念，普及到那班不自私的勞工的心裏的時候，他們就要覺得他們自己的工作場比別人的王國更覺有興趣了。我們的理想目標既然移到了工作場，基爾特馬上就要成爲必要的東西了。

何以呢？因爲那些基爾特將按了每日的事務組織他的國民；他的成功之一日就是現在報紙上所謂「政治」的那些懈怠思想被宣告死刑的一天。

## 第三章 第二原理 自治

前一章的觀察我們祇見了基爾特的外形；我們好像一個瞻仰聖保羅教堂的鄉下哥哥一樣，還只見了他外面的殼子，內面的陳設和骨子裏的構造却一點也不會明白呢。前面曾說過，

基特爾的根本原理是按了職業的分別去組織他的人民，因此，社會中的事業就可以有最擅長的人來擔任。那麼，由此而生的第二條原理，自然是要讓基特爾的會員來掌理自己會中的事務了；否則怎樣能不喪失專門家管理的利益呢？

雖然，我們也未嘗不可以設想一個基爾特在一個外力的完全管理之下而做他的工作啊。例如他可以受白宮裏某部所管轄，一切規律都要由這部裏頒行下來；再從這部裏可以派出多少視察員來視察那些規律是否被人服從。在這樣一個制度之下，基爾特人就成了一個不受任何拘束的更高機關的僕役了，正像屈服於現在這班比較的不受拘束的資本家之下做僕役一樣。或者這些基爾特既然組成了以後，又可以放到一個管理的行業評議會之下受管轄；若果這樣，他們就和一個大職業聯合之下的支會沒甚差別了——至於這大職業聯合究竟是資本主義的或是民主主義的，是要看他的構造。

所以你們却斷不要匆匆地假定，以為近似於這一類的過渡的基爾特是不會有的。若非從事某種職業中的一人個個都曾費過一番心血，使他們自己對於本職業的問題都有充分的

專門知識，基爾特之不能成爲自治機關是很顯然的。一個賢德仁慈的專制皇帝儘有能力可以以把國中的人民各依了他們的職業和位置編成團體；然後再把權柄給與各團體讓他們去管理自己的事務。可是幸虧得專制大王的權力也有很堅強的制限的。他可以把他的馬一齊牽到水裏去，可是他不能指定了他們飲水——馬夫在牧場的池畔經過第一次的失敗已經知道了可是治人階級中的黃口孺子却做夢也不會想到。

按職務的組織若是基爾特制度的第一條原理和內部的構造，那麼自治的原理就是一種使這個結構的白骨得生氣而活動的理想。基爾特一天受着外界勢力所束縛，就一天祇是一個不能走路的嬰孩。這種時代，固然是如前所說，像人生中的孩提時代一樣，是基爾特行程中必經的階級，但是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這第二條原理完全發育後的形式。第二條原理的要點，就是主張凡基爾特人都是他們自身的主人；我們作這樣主張，本意並不一定要申訴這種主張的精神，實在因爲據基爾特的理想，做事務的究竟是手藝人和職業人却不是那些外來者和以此爲遊戲的人。

當然的，我們從理論上很可以設想一個中央政府，讓他去僱一班有經驗的煤礦工人到部裏去做煤礦管理的顧問；政府若畢竟要干涉礦務工業，這人可以代表政府，可以草定他們的管理法，可以監督他們的視察員。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設想這中央政府的全體是充滿了直接從礦裏或隧道光裏簡拔起來的富有經驗的人。如此辦法倒也確是一個能殼供給最純粹的專門顧問的計劃了。但是這樣一種制度畢竟是一個官僚的政治和基爾特精義是全然相反的。基爾特所固持的是自治的主張，凡是外界的束縛，不論如何專精熟練，他是始終反對的。何以要固持這樣的主張呢？因為很有幾個健全的理由。

第一官僚政治這東西，實際上不能挑選專門的工人；他只挑選第一等的官僚人材。這是至當的理由。假如官僚政治不效法那些終日呆坐的書記，用一雙懦眼來看這世界，他就不是人類所應有的。他的思想，大概以為關於這世界的信件和報告書若多到了夠足的時候，這世界就可以救了。政府機關之中，總有幾百幾千個聰明而能犧牲的官吏，是把一生精力耗費在有益的工作中的。但是他們若真要做點有益的工作，莫如站在一旁去，不要站在那班幹着生



產事業的人和那個接受着生產品的社會中間做攔路神。政府裏的官吏並非都是蠢人或不忠信的人；其中有許許多多都是很好的。他們的壞處就在都是書記先生，書記先生就是不生產的人。我們若想把這生產的擔子放在官僚政治的上面，希望他站得穩，猶如把一座金字塔倒立在尖頂上。要金字塔站得穩；是要把他立在底面上；而生產的底面就是勞工。勞工的生產品要分配給公家的時候，或者用得到許多書記；那班書記在許多正當的目的上，或者是極緊要的。但他總不是基礎啊！

官僚政治容或是願意時時去和熟練職工相談論。但這是例外的事，不是原則。況且這班生產者本來自已很能揀必要的事去做，要他們和他相談做什麼？官僚政治辦的極好，總是一個攔路神；凡他所做的一定是轉灣抹角的工作。他不是沒有相當地位的；像後面所說，我們還不可少某種代表社會的社會機關，這種機關可以稱做『國家』；在那個中間我們很難把那些終日枯坐的書記和襄助辦事的少年助手一概取消。可是不論我們安放他在何等地位，要做社會的基底總不成罷！我在旁的關係上已經堅決的主張過了，基爾特制度不是獨斷的制度；

他不過是用了正常的勢力來調整我們的社會事件，用了精美的平衡來做這現世中紛紛爭論的真答案。我們的言詞本來常常是近於不錯的，不過宜乎擇取正確的口調來表出我們正確的意思罷了。

時勢驅迫民主主義的潮流已經澎湃地來到了。這個事實，做成基爾特自治主義最緊急的實際理由。民主主義的來到，是吉是凶且不可知，可是他的趨勢是明白的。流行的口號，都說他是在敲門了；並且似乎他已經破門而入了。現在已有一個健康的反動來抗拒做我們被人吩咐的事了。在有些情形之下，我們固然可以說，人家吩咐的往往比我們自己做的更聰明。可是我們往往寧願自動的做錯事，不願受了別人的吩咐而做不錯的事。小孩子們被母親繫在裙帶子上是公認的不幸。這裙帶子是屬於大僧正的也好，屬於政府官司的也好，屬於家主人的也好，受他牽引的長久了，總能使理智銷沉。民主主義出來，就持着反抗主人而獨立做事的主張，這種原理是可以請科學書裏的定律來保護的。不管錯不錯，民主主義是已經抱定志向躍躍欲試的了。

可是基爾特主張自治的最強理由却是因爲除了自治的方法而外，顯然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工作。誰能比煤礦裏的煤工，工頭，和管理員更知道掘煤的事呢？商務局裏最聰明的人所知道的事，能不爲礦工所早先知道的麼？誰能比紗紡工人更知道棉紗紡織的事呢？白宮裏不論那一部的人對於不論那一種工業，若能和親身在工場裏或礦裏工作的人一般的明白，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了。誰能懂得醫藥的事情和醫生們一樣清楚呢？或關於繪畫的事和畫家一樣呢？可見基爾特的自治，差不多和山克立德 *Engels* 的幾何公理一樣，同是自明的道理。還要來反對這種理論真是蠢之又蠢不值得辯了。那班資本家要和基爾特的管理法相辯難，或者還有幾分把握；但政府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連一點偶然的機會都沒有。

若一個工場主人能有一個巧妙的口實去管理他的工廠而不受工人的干涉，這是因爲這批工人另有心腸不去理會他的緣故。凡聰明人必當認識這個事實。假如一個人在他生兩個手的地方再有兩隻腿，那麼勸他學其他四足動物的樣子把四個足一齊放在地上去走路，確是聰明而且科學的辦法。但他既已把兩個腿進化而成了兩個手了，那麼在他的自身問題之

中這現象一定也得採納進去做一個因數。因了理智的自覺或道德的自覺，他若求用兩個後腿站立直身子，現在自然已經承認了他的地位，居然把他身上的一雙腿變成手，作為許可的證據了。這種情形剛好和現在勞動階級的情形相合。那一個想要反對這種要求，就不是一個勇敢的政治家；他是一個瞎眼的蠢人。他是打算着捨棄了因數的一半而解決他那些問題。打算從歐洲到美洲去旅行的人，總不先以為這大洋是乾燥的陸地而妄想乘車子去罷？

自己管理的理論，若要更加精巧的雕琢，是要讓給那些十二分喜歡理論的官僚式人們去做了，我們現在却要把他在實行時的作用略為詳細的考察一下。當正式討論本問題以前，還可以在此地替上文的理論作一個註解，就是，基爾特理論的精髓是在把管理上種種事情交給各基爾特自己去處置。所以若要替各種行業一一立起細密的規約和制度來是荒謬而且似是而非的辦法。這種蠢事只有真正官僚心腸的人纔去做，決不是相信基爾特的人幹的。他只能猜度在特別工藝的特別情形之中，那邊的會員容或要立下怎樣的規則，過此便不能瞎猜。聰明的人第一是希望他們的細則之中沒有雷同；因為一有雷同就難免表示那許多問題是被

人用未成熟的劃一形式所解決的。而這種劃一形式的來源，又往往是現在這一類（不問是以白宮為主，或以托辣司爲主的）蠢笨的中央集權制度啊。我們宣傳基爾特制度，就是希望由他們處置工業問題的時候可以精細而不致粗拙——要精細，是必須用特別的規則來迎合特別的情形。這一點很和手工的生產和標準機械的生產間的差異相像。基爾特制度是手藝工人的統治；集權王政，或全權政治是機械的統治。

這一個問題有兩面：一面是那些生產貨物的基爾特；一面是那班要求貨物與耗廢貨物的公衆。實質上，在今日之下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就是製造家生產貨物，而公衆購買貨物。現在所要問的，就是公衆若果干涉生產的管理，他應到怎樣的範圍。現在的方法是這樣的，走到店商製靴人那邊的時候，他並不先質問靴子廠裏的管理是怎樣；若那家廠裏有他所要的靴子，他就買了；若是沒有，他就換一個廠家去買。我們在改良以後的制度中，若要匆匆的假定以爲必將消耗者與生產者以更大的干涉是不行的。有人就要駁我了，說：你道現制度之下，消費者不干涉生產者麼？現在的工場有工作時間，工資價格，工人衛生，等等規定的情形——豈不是一種

精密而切實的法律支配麼？不錯的，在那種範圍以內，我們可以說，購買者靠了他在威士敏士達和白宮裏的代表，早已干涉了生產者了，在基爾特制度之下我們也要有一種差不多的節制。不論社會全體怎樣的容許那些自治基爾特的自由行動，政府不可不規定一種最低的生存標準。猶如造物之主，雖然容許那班科學家在各自的門戶以內馳騁自由，地質學家可以任意他的理想去編列他的地層和時代；生物學家可以任意去排列他的物種，社會學家可以任意規定他人類文明的法則，他們各人在某點內都可以有任意佈置的自由；但必須承認那「萬有引力」和「能力不滅」兩個根本原則。國家也必須用同一的方法立下普遍的原則，那怕是那些自治的基爾特也必須尊重的。在那種規則之下，容或必須有一個最低的工資，根據了學說，凡屬國民，因為要顧全公眾的名譽和幸福所要求的狀況，不能受比這更低的酬勞。過此最低度以上呢，我們想，各基爾特是可以將他的贏餘，用多數票決的辦法分配給會員的。至於在起初的時候，他們投票不見得會主張平等工資。我想，開始一定會有一班年紀大而經驗富的會員連合起來反對和年輕的學徒受同等條件的。那怕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最狂熱的信徒，也未

必定要剛在學習的十八歲學徒和受訓練精熟的三十五歲工人一樣的報酬，這原理既然一旦打破，平等不過是一個現成的粗標準，用來忖量各新興的事件使他落在合理的範圍以內罷了。基爾特，爲他惟一的福利起見，對於格外的努力工作裨益於全體的人給高一些的金錢報酬似乎也是應該的。例如有一個人證明了他自己有高強的組織能力，那麼爲全體的利益計，一定是該鼓勵他使他把這能力發揮到最高度。這樣，他們的時間和經濟可以節省了，他們的獲得亦可以增加了。因爲，我們在後面也要說到的，我們現在沒有理由可以使那些基爾特立刻取消競爭。他該使他變成一種正當的有利於社會的競爭，而不再成爲一種盲亂的競爭單給企業家坐收利益。匆匆的假定了一切競爭以爲是公家之毒，正和一個被太陽曬壞的人痛恨太陽以爲是公家之害一樣的謬誤。無論如何，若基爾特中間的競爭依然存留，則基爾特把鼓勵的報酬給那些最有經驗的經理員和事務員總是諸會員的利益。至於一切酬金的等差，則可以由諸會員依照政府在根本原理中所規定的制限而議決之。

其次，規定一個工作時間的國家標準也是很需要的。這就是一個不許超過的最高標準；

因爲一個國民的衛生受了傷，就是社會的名譽和幸福受了損失。關於衛生和一般的安全也同樣可以有標準的法律。但是若行了民主主義的基爾特管理法，這國民的最低制限的法制的緊急要求也就可以稍稍減損了。這種立法，在投機家和公司發起人者的情形之下是不可少的——但等到那些工人已經能爲了自己的福利去自治的時候那又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到什麼時候然後這國家的普通原則可以取消，而一個同樣大的國家的自治原則可以代興，是不能用一條嚴明的界線來決定的。這線不像現代的美國列邦間許多人工國界的直線一樣。他是要順了人心中數不清的衆多灣曲和幻想的便利而進退的。只有不聰明的人纔要求沒有彈性的規則；聰明的人只要有一個可以隨事情的生起而加以變化的輪廓就滿足了。當然的，所謂普通原則，不待說是把一切有關生產過程的技術方面統統歸給基爾特管理了。換一種說法，就是政府的責任是表出所需要的是什麼；基爾特的責任是表出怎樣去供給這需要。在被社會的集合的欲望所規定，而被社會的機關「國家」所表示的公衆道德和教化的標準以內，基爾特可以自由行事。這種自由權，上文也已經指出過了，並非是被一個支配階



級忽然發了慈悲而開放給庶民的；只是因為惟有生產者能善治生產事這種議論實在不錯，有理性的人逐日的更加相信了，所以開放出來的。這個就是基爾特理想的主要力量——他的根基是很平常的常識，這種常識是和那種被最全權式和官僚式的政府所據着做根基的感情主義離了婚的。所以國家對於基爾特，只能幫助不能干涉。母親既然請了外科醫生來診治她的孩子，就該一切都交給他，因為他是最適當的診病的人材。母親就是國家，外科醫生就是基爾特。

基爾特的形式當然是有無數種類的；因此，管理的方法也該有無數種類。基爾特制度若要包羅一切，從自牛乳場農田以至大學教育等事情，從製造鋼板以至吹彈音樂等工作，那麼他內部的規則之中顯然是異多同少的。一種不把他當作受一個大基爾特所支配的大工業，而分裂成更小更低地方的單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部需求，所以下一章中要把他作為獨立的第一等原理細細的講究。至於目前，却還是把其餘可以影響到基爾特的內部諸問題研究一下最為方便。

從國家（這是在後一章裏要特別討論的）方面得到了特許狀的基爾特，差不多就是一個和顧客締給了契約的誠實商人，從這張特許狀儘量的去取得利益和利潤，是正當的權利。基爾特是那些私家主人和公家公司的替身，所以從前任誰手裏傳下來的多少管理問題，也往往一樣的可以應用到他們自己的情形之下的。像前面指示過，基爾特的會員即使沒有更好的動機，也有發於自私心的理智可以使他們選擇效率最大的事務和經理員。有本領的經理員們不要怕工業制度上的一場革命要打破他們的地位。基爾特制度和資本制度在一點上是相同的：都盼望事業一天一天的興旺。他們將來可以知道，原來那怕在最革命性的基爾特之中當失去一個效率很大的事務員之前，他們也是要再三捨不得的。他們在那時，也要像資本家現時一樣的迫切找求得用的事務員而拖住不肯放走哩。在有些情形中，基爾特可以用普通選舉的方法開一個全體大會選定全體職員。但是其餘的基爾特也許很願意把選擇和進行的事讓給管理部的人員去幹；把批評的事交給年會，或趁解除和不合式經理員所訂契約的機會去解決。再不然，基爾特因為難得任用了效率很大的事務員，也很可以和他訂長期的契

約；並且沒有多大的事情也很可以不必多開會議免得自己被開會所束縛。但是這等情形也正和別處一樣，規則上的變化是無窮的。

試從另一方面去觀察一下看是如何？在基爾特之下，顯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他們的新地位是監察工作而不是監察工人。換一個說法，現在的工頭和經理等人大半是爲了用全力壓制工人而設的；至於監察工作方法一方面他們的用途就小了。到將來的時候，工人對於他的事業可以感到一種和現在的資本家一樣的興趣了，同輩要偷懶個個會監察他；換一個方向說來，勤苦工作在那時已不像今天一般的只爲增進別人的鈔袋兒積蓄了，偷懶的人自然也要減少。所以在基爾特之下，工頭和監工的主要着眼處是在促進工作所用方法的效率。當選舉職員權柄真個被工人們拿在自己手裏的時候，引導他們選擇人材的方針，一定就是候補當選者的專門技能的高下。

在人道的和合法的範圍以內，爲了本基爾特的福利而把私人的利益許給每個工人，其技術上的便利實是不容易誇張過度的。用了這辦法，管理部一方面的事務就可以輕輕的減去

一大部分；因爲各人都很奮力做事而偷懶的人也減少了。把集合的利益代去了資本家的私人利益，足以使產業上起最澈底的變化。在現在的時候，不必說測度這變化是不可能的事，即使要把這變化的性質狀況細密確定，也是難的。當這種情形都不曾被人知道，都不曾有較爲正確的度量以前，而欲把未來的基爾特的構造研究得過分精細，難道不是白費時間麼？這部書的本旨是要明白規定基爾特中許多普遍原則的界說，本章的本旨也就是要揭出其中一個原則的界說，使人明白凡詳細的節目是要委之於基爾特人多少近於個人的嗜好和決斷啊。

有一個顯著的實例，農業基爾特和營造基爾特，在詳細節目上是兩個絕不相同的基爾特。第一異點是地理上的面積；第二是會員的數目；第三是管理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主要原理的應用是不得不適用不同的方法的；否則這些原理的自身就難免要被消滅。一個規則在一個情形之下保全了原理，若換了一個情形，同是這個規則或要破壞這原理。只要他們能領會基爾特理想的大體，應該隨那些會員們喜歡——或者要隨那不很合理的運命——去訂定細則。我們永遠不可忘記，有一個堅確的信念是深深地埋藏着在基爾特的理想之中，我們確信一切

強迫主義政府的裏面都伏着遺傳的病毒，要解開人類社會中無數問題的秘鎖，只有自治工夫是一把總鑰匙。將來終有一天政府中的官吏和賢人或可不來『統治』他的人民——這警官們和將軍們懂得兩個狡猾字眼的意思，——而變為把該做的事勸告人民。人民當然不會有發足的聰明可以常常聽從善良的勸導，因而也不免要吃相當的痛苦。但是比較現時的狀況，常常在那些第三等智者和第一等冒險家之下，同樣受他們的統治，聽他們的吩咐，這痛苦又何如？

## 第四章 第三原理 分權與小單位

基爾特制度的主要原理是把國民按了行業職務的區別而加以組織；既然有了用這樣的方法而組成的那些個體，便自然而然的須要給他們一種自治的權力，然後這制度的最大利益中之一方纔可以免得被剝奪，這些話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現在就要把另一條主要的原理思索一下。在主要原理的力量所能及的範圍以內，這條原理能使基爾特發展。除這三條是基爾特的主要原理之外，都是實行上的細則了。第三條主要原理的界說可以這樣寫：基爾特的大小視該業或該地位的效率上的要求而定；若某種最小限度已能應付這要求而生出最大的效

力，則該基爾特的範圍當以此最小限度爲限而不當過事擴張。現在這條原理，可說是一條和近一百五十年來一切歷史上或經濟上的『正統』學說絕端反對的。一般大學裏的『聰明才子』所著的書，開卷莫不先假定在政治機會和工商兩業上所表現的世界文明，總是因有了統治權的集中而愈加進步的。舉一個例，譬如一般歷史家的論調都以爲自從巴黎的中央權力步步壓逼，把那些地方的貴爵和共產村落的地方權力，齋粉揚灰銷塵滅跡以後，法蘭西的幸福和法蘭西的治化已比從前好得多了。又如在經濟學說一方面，一般大學教授——他們都會那樣熱誠的崇拜（把英國這許多地方變成豬窩煤洞的）工業革命的——也都以爲自從中央的工廠把那些狹小的生產者排擠吸收，並且就是這個好方法的應用的擴張，這些中央的工廠又轉而隸屬於更偉大的托辣斯之下做了抵押品以後，工商業的健康和效率也比從前好得多了。

討論到了這個人人讚好的集中問題，我們就遇見了一個人類最大的錯覺；或寧可說他是人類中，幸喜是很小的，一部分把妄想的迷團壓倒了人類的實際生活經驗的人的錯覺了。那

班學者教訓人的話，說集中是人類歷史中的一件大事；若單是這樣說，他們確是不錯的，因為這是事實。可是他們要把這件大事當做是有益於人類的，却就錯了——因為這不是事實，是一種有證據可以否定的瞎猜。自從中古世以後，一切政治的和經濟的組織上，總帶有一種集中的傾向。中古時代的自身，也就是對於羅馬帝國時代那種巨大的集權所起的一種反抗。若果要用歷史來證明的時候，我們一方可以看出上下數千年之中一線遞延，凡一切政治機關，經濟機關，莫不一天比一天集中；他方呢，用了公正的批評精神，哲學的歷史家就會告訴你，這種集權政治對於人類，實是很大的禍患。不過要這樣做須得擡出一部人類全史，否則，至少也得用一部歐洲全史。這種工作實在太麻煩，而且我們在此地也決不想如此做。

集中的意義。實際上就是治者對於被治者的勝利。這一段過程，一向是被一些巧妙的（或竟不巧妙而是沒意思的）言辭所搪塞過去的。他們把集中就是民族或人種的勝利這種話來欺騙衆人。和他相輔而行的，還有一種淺薄而很動人的『民主主義』的論調，這就是政權解放的議論。現在人的眼中，看見法國的全體人民（婦人不算）個個可以把他心裏願意的政

治意見投在投票箱裏，就大家起了一種病理的思想，以爲法國人民與荷卡班 *Hercule Odier* 時代相比較，果真十分能管理他們自身的事件了。政治的大權，雖然都被總攬在國務院中小羣人的手裏，一般人民却能自己曲爲解釋，說這一小羣是他們自己所信託而舉出來的。我不能說一般人民都這樣愚蠢這樣短視；却敢問，使公衆心理中有這樣大的錯覺，是不是那一班正統派的哲學家，歷史家，經濟學家的罪惡？用盡了力量培植這種錯覺的，是不是這班飽學君子？謬見！真是偉大的謬見！銳利的觀察者所不屑注目的瑣細，經了他們的皮相，就當做了支配的要素，本末倒置，有如此的麼？

專制主義的生長和民主主義的凋謝，是可以由政府中許多事務室的容量來精確量得出的。這句話似乎是附會得很，其實却是一個淺而易見的真理。並且這是立在一個很簡單的基礎上面而用不到玄奧的哲理來替他解釋的。你但看，政府高踞在上，和平常人難得見面或竟至不能見面，要管束一局或一會中的許多人，自然是很難得的事；要從軛的牆和木的門的裏面看外面的人本是做不到的，再隔開一英里路尤其做不到。拿這個理由來說明中央政府的



祕密力量或者平淡得很，但是此地也用不到再去找高深的理由了。中央政府之所以距民衆的掌理日遠，若用一個軍事上的一簡例來說明，其根本原因，正因為他是立在人民礮力所不及的地方罷了。

倘使一個小村坊上的基爾特會員膽敢圖謀做威士敏士達中政客所做的四分之一的專制行爲，那麼他們的公民只要走到那些會員的店鋪面前倚在櫃臺上諍一下，或走到那些會員的別墅門前和那些好朋友隔着窗談一下就可以了。一羣健康的人員，能完全主有他門的舌頭的人民——他們的臂膀是不用說了——若他們的執政者居住的和他們很近或行政的事和他們很密切，是可以朝夕會聚得到的，那麼執政者若有一些不合理的事出來他們是一定不會容忍的。中央政府所以受那樣的讚美，除了政府與人民中間的距離太遠的緣故，更沒有旁的原因。隔着一個門居住的人是不會做出那樣危險的暴虐事的，只因爲那一個人報復過來可以拿他所行的一一還加到他自己身上。一個教練得很純熟的狗在夜裏吠就可使最好刁的暴君短一星期的氣餒。只要是互相認識的，誰也不怕誰，誰也欺不了誰——貼壁而居的更

然。

可是誰能接觸得到白宮？就算走到了，這位民主主義的改革家究竟那裏去找人問訊？這個中央政府，他把那麼多的公共事業集中到一點去。剛巧使他能隱藏起因他這不靈敏的統治所產出的罪人。一個大氣派的政府之中所用的官員數萬，那一個是負責的人？在這幾扇窗和門的後面，那一處是負責者坐的地方？你若寫一封信去揭發他的罪惡，這封信不知又要遊過多少走廊多少房間；因為他是這樣的安全躲着，若接不到你的信他還要悔恨麼？

集權制度還有一方面的弊害。他的宏大他的複雜都到了如此地步，所以若有弄錯的地方，任你如何忠實的官吏或國會議員也理他不清楚。像一座迷樓一樣；在這裏找出路徑是極難的。但這一座集中得過度了的中央政府的紛糾却過於迷樓，就是最精的專門家也難找他的頭緒。那怕個個政客個個官僚的用心都像日月的光明，也是要失敗的。可是在那種時候，就是日光也太眩耀人目了。這制度所包攬的事實在太多了。當那一班腦曼之（Mandarin）和潑

來太根奈德（Plantagenet）國王在英國慎重開始施行集權政府的時候，確是把命令和法律等

事化繁爲簡的。當然他們拋棄了舊時的恩格羅撒克遜的地方管理，而拿國王裁判所的新方法來代替的時候，並沒有用什麼空論幻想，他們是無非想要擴張他們自己的勢力，在當時那種世風淳樸的時代，人民福利等等話頭，還不會被人當作騙人的招牌。雖然他們這樣辦，在某點上說，也還很有理由的，可是現在這種集中過度到不可救藥的政府却什麼理由也沒有了，腐敗不中用的人的利益日益增長，忠實有用的人的利益日益減削。這樣的證據，一部近代史上觸目皆是啊。

有人或者要問我了，這些事和基爾特的關係究竟怎樣呢？很密切很密切。一班眼光稍遠的人反而仰慕到從前集中說還未走到牛角尖頭時候的舊制度，或者也是現在這種流弊所惹起的反響。若果以職務爲組織是基爾特的基礎，那麼他的原動力必定是要避去集權的罪惡。但是現在不十分領會基爾特學說的人還很多；這一般人到如今還沒有看到基爾特也可以集中到和舊時的國家集產主義一樣，換湯不換藥，只新了一個名詞。拿一個開煤礦的情形來說。這工業極大，所以雖然稱他是一個基爾特，若把他單獨放到白宮裏去自成一部，請一個

政客或一個行政員到國會裏去出席當代表，也很有資格。換一句話說，基爾特人所力圖免去的，一切流弊都要重被建設起來了。採煤區的隧道或者仍是由礦工主持；但是那個駐劄在白宮裏或不論甚麼地方的總事務所人員，却馬上要從靠筆墨和公文爲生活的人中間去簡拔，再不會從拿採煤斧的人中間去簡拔了。於是那般黑幕家和陰謀家又可以找到了那集權制度中的特別要素去得利了，這要素不是土地，不是水，也不是空氣，乃是做官發財的人們的一塊膏腴地。於是這些礦山又馬上要聽命於官僚主義者而不受制於礦工了——因爲在集中制度之下，白宮或白宮一類的機關是常常得勝的。

就算在隧道裏的礦工能保留得他們的選舉事務員的投票權，你們可以立刻看見會有一天他們會被人吩咐選舉一個從未見過的候補人。這一個候補員在白宮裏面或者要算是寵臣之一，要大得那班坐在最高統治位置上的神祕男子的歡心。那批煤礦工人可以看見他的名字在許多二等法規和管理事情的簽字上常常出現，於是一個千真萬確的官僚制度又馬上起來在煤礦世界裏汎濫橫流了。一個官僚政治若不製出許多規則，人家是要說他領乾薪不

做事的；所以他們爲自保計也自然而要竭力製出最多的規則；由同一理由這些礦工也非竭力產出最多量的煤不可。至少這批官僚的薪俸是不缺的了；他是願意盡力製造規則來換他的薪水的。

這弊病的根本是在選舉者與候補者互相不認識。若非選舉者對於候補者有親密的了解，在選舉的時候——不問是議院的選舉，地方議會的選舉，還是基爾特事務員的選舉——總不能有適當的選擇的。因爲這緣故，我們必須立一種選舉的單位，使我們能由是很合理的供給一個人人了解的候補員，而不致於混拉那些只求在選舉時候認一認他的贊助者，選舉過後或選舉以前就去之若浼的飯碗議員江湖政客了。現在這議會制度之下的贊助者人數又多又不依職務爲原則，剛巧使那個不相識的走江湖政客到處沾光。羣衆中的人本來是忠實而且合理的。但集權制度却把機會給了那批蠢人和滑頭。就是他們自己也不多幾個能否認他們自己是碰機會來的。

一班選舉民，他們若不是下愚與瘋狂，必不會去選舉一個明知其爲陰謀家或自私自利的

人；但是在現在這種複雜的統治制度之下，這種陰謀家最容易藏身；這種制度一方面窩藏他的惡德，而一方面却也埋沒了那些正直的和效率大的德性。

我們把一個基爾特在選舉統治人員時的地位稍為詳細研究一下；把一個很集權的基爾特和一個場面較小些的地方基爾特比較一下。那麼，兩個主要因數是同時要影響，或該影響，這兩種制度的。第一，基爾特中間的會員都該明明白白的把兩件事記在心裏：一是挑一個對本業的技術熟練的人，就是說，挑一個效率大的工人或管理員；是把工業技能和道德信義兼而有之的人挑出來做候補員；有信義的人纔能把他的技能效勞於全基爾特的全體幸福。換言之，就是公事候補員所需的兩個基本資格是智識與信義。看了現在的普通國會選舉這樣的混亂狀態而尚能信任他能產生具有上述資格的候補員，這種人我想真個是樂天派了。

基爾特會員對於候補員技能的觀察，一定要比現在國會的情形之下增加了無限的機會。第一件，在選舉運動時所講演的主要問題，一定就是他本身行業的專門問題；不是那班政客在選舉時候所愛談的那些虛浮的普通的論調了。普通的論調是無知識人的避難所。一個候

補員若要人家舉他，他必得要在一班選舉者的前陳述他們實在能懂得的事給他們聽。他決不能把非洲中部黑奴的自由問題，或不列顛帝國的光榮等等虛話做他的好題目，再選着滔滔的口才蒙混衆人。應該演說的問題是：你對於這個工廠，或這個礦山，或那個田地，想要怎樣的管理？於是滔滔不絕的口才不得不退處一旁讓幾個更切於實用的細目來登場了，這種實用的細目或者就是那班好口才命中的魘星。選舉的人恐怕也要向他們要求那些所謂『事實』的討厭東西呢。

基爾特的選舉，還有一個因數。基爾特的候補員——雖然有時因為薪水較豐的緣故，他基爾特中的會員可以被誘到這一個基爾特裏來，——在自然情形之中往往是本會的會員，這樣的選舉競爭，的確是很健全的。可是在最大多數的情形中間，一個候補員一定不單靠他的選舉演說詞（在目前，候補員的第一回露面是在演說的時候，）得人賞識的，他每天在他們自己的工廠或建築場中工作的時候早就受人賞識了，而且這樣的賞識是格外透澈。現在你再想一想，若這候補員的每天成績都在他的選舉者的心裏，他的地位該是怎樣？他自己的才器，

同他同屋子的人每月或每年每星期內至少也受過十幾次的試驗了，假使他再到大衆而前去吹他的奇才異能，說得天花亂墜，究竟有什麼用呢？假使聽衆對於他過去的爲人早已有比老吏斷獄更確當的批評，他再到人前去說他如何滿懷赤心，如何盡心會務又何必呢？基爾特中選舉的事大部是靠傍實際上的事實，靠理論的地方是很少的。大部分是要看他過去的功績，關於對未來所抱的計劃是不甚注意的。

但是基爾特若過大了的時候，選舉者與被選舉者中間的親切了解便不能存在；所以這些接觸實際而不涉普及的可能性，及由此而生的結果，排除無能力的冒險家而多得選舉有能力而且老實的候補員的機會，等等利益都要大受損失了。譬如現在只有一個煤炭基爾特，把全國的煤田包括在一個團體裏面。那麼各地方或各煤田選舉他們各自的地方小事務員的時候，當然不發生問題。但是無論如何，若要拿統制會議來代表不列顛全國許多煤田，那麼一個蘇格蘭的基爾特人也許要去決定一個素昧平生，從南威爾斯 South Wales 來的管理委員候補者的才能了。這一位候補員，實際上還是一個走江湖的政客。



並且，全國基爾特裏派下來的地方高級事務員和本礦選出來的地方下級事務員中間，要望他們協和做事又是很難的。兩者之間似乎藏着不可避免的原因。我們情願承認，這不是對於全國組織的完全答案；因為無論那一種制度裏面都藏着不可避免的阻力；若希望那一種制度沒有阻力就不免是孩子氣；因為這是希望不可能的事了。我們在情理中所能要求的，乃是程度的問題，若其餘都相等，則兩制相權，取其阻力小者而捨其阻力大者。這一個全國的與地方的基爾特間的問題似乎不但是是一個枝節的問題，而已是本論的根本問題了。在全國的制度之下，自治比一個空名高得不多；會員在總會的下而彷彿部裏的一個單位在白宮裏官僚政治之下，一點權柄也沒有的；這便是他們的實際情形。這也不是空論的事，乃是嚴密的事實。這問題是：若那班候補員是從不列顛全國選擇出來的，那麼基爾特會員手裏還能有幾分自己管理的真權利麼？依理論說，你是透底明白的，在議員制度之下，我們大家都有管理不列顛王國的權力。在實際上，可沒有這樣蠢的人來相信這種謬想了。我們現在的政治生活就是這種謬想所建設起來的；若我們再要把他搬運到一個新的基爾特裏去，那麼我們還是不必

曠費精神經過那一番創造的苦痛罷。可是談論全國大基爾特的人，往往反把這個信條的全體精神都忘記了。

有一個現成的粗法，可以組試驗選舉制度，就是選舉人對於他所欲選的候補員的品性和能力果能了解的十分親切麼？若是不能，你也可以不必拘拘於選舉的正確方法了；要問誰人當選，只要請那些監選官擲一個錢，用正反面的方法來決一決就是了，結果還是差不多的。所以假使對於候補員沒有真正的了解，事情的全體就單成了一場滑稽劇。若有誰能發現一個方法可以把親切的了解和大區域的選舉並行而不悖，那麼圓形也可以變方，點石也可以成金，人壽也可以不老了。所以假使我們竟決定了民主主義是現代文明所必需的基調，那麼小選舉區和小職業似乎是獨一無二的方法，沒有了他，我們就可以有仁慈的專制政治，半死半活的官僚政治，其勢洶洶的財閥政治，或義形於色的貴族政治。但是在這種時候，不論我們對於他歡喜不歡喜，所謂民主主義也不過是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夢一般的殘留着罷了。我們不要民主主義則已；若猶主張民主主義，則一定要找那個小區域的辦法，否則就要根本失敗。

前面曾說過的，使中央派出的高級事務員來管理地方的下級事務員，是一個實際上的難點。這種制度，在現今當然也是存在的。例如地方教育廳裏的事務員，實際上都受教育部視察員的監督。按之理論，這些地方權力是獨立的；但是中央政府拿利益來誘他，若肯順從中央教育部的命令，每年可以得到一筆進款，否則就沒有。在這種利誘之下，他就自願去服從中央的監督了。解決我們這困難的法子，或者就在此地罷。

在我們的情理下面，地方的基爾特當然是獨立的，完全各自負他的決議和行動的責任；各自和國家立於獨立單位的關係。但是他們若不為別的而專為自身的利益起見，也可以和本業中其他的基爾特相聯絡啊。若是這樣，他們就可以互相連結成一個調和的議會以傳達該業的共同意思了。舉一個實例更可以使這理論明瞭。

拿一個營造業為例。他的活動場面是罩滿了全國的；他的方法和問題是必須隨了地方的不同而大異的。一個專門營造村屋和田舍的基爾特須得有許多廣大而且精密的分別，若令他隸屬於專門建造城市工廠和街道房屋者之下，這基爾特就要生出不安。除此分別以外，

就是北方的石工基爾特和南方的軌工基爾特中間，也有意見上不一致的可能；就算他們意見上一致了，他們兩者的中間還隔着幾百哩路呢。雖然，他們中間的分別固然很繁。他們都是營造業中人却是共同的。爲了他們自己的福利起見，他們是極該常常會集交換關於他們共同點上所有的意見的。

用不到國家來強迫，普通知識自會立刻想到組織一個全國營造者會議，全國地方公會得以派員到那邊出席；在那裏，他們可以把好的勸導給人，並且也可以受到勸導。『那麼，這豈非就是全國的基爾特麼？』我知有人要一定這樣的問我了。大大的不然！要知道全國的基爾特是集權制的，中央組織一朝選定了，就是有強制力的團體。他所通過的一條決議，所批准的一條法律，對於該基爾特中一切會員都有束縛力的，並且要控制那一班地方單位的。全國基爾特會議便和他相反，結合是出於自願的；統一的決議祇是一種勸導，聽不聽全在地方基爾特的善意。

這一種根據於強制的政府，與根據於自願同意的政府的區別，現在的社會學家還不曾研

究得透澈。若能把他們各自的合法範圍決定出來，有許多關於統治的問題或者可以一旦肅清。自願的制度和基爾特的制度有非常密切的連帶關係，若想把他硬搬到舊式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強制的模型裏去，他的精華就會全然失去。要解決地方基爾特與全國基爾特兩種理想間的差異，而使他們各得其利，我想是很可能的。

地方基爾特恐怕必定是每年每季或竟至每月派送代表到會議中去考慮他們行業中的共同問題的了。所議決的自然只是一種勸告，也是由大多數的投票決定的；而仍作一種勸告，通知各地的基爾特。有時，依一種特別的情形，基爾特還可以把權柄授給代表使他到會議中去和其他的基爾特訂約；或者大家約定了去維持一種固定的價格或固定的工作時間，或固定的工資；這些都是情理之中所容許的。他們互相訂定的約，若不是有損國家的根本憲章，我們自然沒有理由去禁止他們。萬一其中的會員，經過了細密的考慮，願意自相約束呢，那麼這全國的會議就要成爲一種強制的機關了。但是這會議的自身，根本上仍舊是一種勸告的團體，除非把他重新組織過。他所生的強制總歸是權宜的，和根本的原理並不生妨礙。

到此地位，那些基爾特不用說立刻會決定，以爲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起見，他們很該設立一班常駐的職員作爲他們這週期會議的中心了。這一班常駐職員的責任是替他們的全職業充當通信部和清潔局。供和求的統計數目，材料的價格，簡言之，凡營業上重要的項目，都有專長的書記和統計家來擔任；商業的記錄，專門書籍的圖書館以及應用的實驗室儀器室等爲該業考察所用的都有公共的地方可以陳列；於是在現今才技優長的商業家所視爲重要而不能完全得到的材料，到基爾特之下都極完備的分開給大衆了。講一句老實話，像這樣一個中央的機關若能堅守自由行動的理想，不經過嚴密的討論不做限外的動作，我們決沒有理由可以去限制他的範圍的；並且也決用不到去提防他有不法行爲的。

地方基爾特與中央基爾特我認爲已得到了正常的調和了。地方的基爾特仍舊保有最寬大的獨立的自由——因爲實際上到底祇有自由是健全的，而且也只有自由是必要的。（因爲他是健康人的要求）——而勸告上合作上教育上的一致，凡由集合體的基爾特所能籌備的都照樣的得到。不用強迫而能一致，是根據了自治的原理而來的，不懂這原理的專制派和

官僚派，雖然提住了耳朵告訴他也是不會明白的啊！

## 第五章 主要原理之從屬的結果

前面三章已經把基爾特制度的三大基礎原理發揮過一番了。實際上，在那無關要旨的地方還可以容許種種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有無是要看各地方各產業所處的情形如何而定。基爾特的發展說不定要生出非常的異同。可是沒有那三條原理就是沒有基爾特，所以他們是基本的元素，若並這元素也不完全，那麼所成的就不是基爾特是別一種制度，或者竟不成什麼制度了。再把這三條原理簡單說一遍。第一：公共生活的組織的主要基礎應該是一種按了職務的分類；因為職務是一個公民的公共生活中最緊要的事實。一個人的工作是他對於國家最重要的供獻，並且他的公民人格，也大致以這個為盤旋的中心。第二：所有基爾特都應該自己管理，因為一門行業中的工人是最能了解本行的方法，和最能把他們發展到最生產的路上去的人。用了這方法，基爾特制度的物質方面（即財富的生產）可以得到最有效的鼓勵。第三：所有基爾特若不設法免去現在社會中集中過甚的趨勢，他們就會陷於帶有無窮弊端的

官僚式制度中去。

可是我們雖然已經這樣的武斷了，要說到他們應有的結果，我們所能說的也就差不多是一種暗示罷了。因為在基爾特的制度中間本含有天賦的思想自由，替他宣傳的使徒雖然不會都有這種天賦，這制度的自身却早是賦有的。從來不知道多少使徒訛傳了他們師尊的原意。若是我們從心裏主張凡是工人（兼包心手兩種勞動者）都該結成很小的基爾特而享受較大的自由權，那麼我們自然該誠心採納那由此而不免要生出來的各種極不同的決議。若是我們要守一個不變的信條，只要一個，那麼我們自然還是回到那官僚政治和那由機械造成的心理裏去啊！

#### A 各種的試驗

要明白曉暢本章所講的第一條次等原則，我們不可不先實地明白基爾特的決議中種種變態的可能性。人家攻擊集產主義，最重要的理由便是因為他有呆板劃一的傾向。他的劃一在目前容或是不錯的；並且假使我們有一點半點的希望可以發現社會組織的最後的定式，



那麼劃一也好。可是我們所能找到的社會組織的式子，往往就算是今天試試不錯，一到明天的新局面之下我們就不能不疑他究竟錯不錯，何況今天的制度還很容易是錯的呢。在種種的基爾特的經驗之下這弊端是不會有的。他的內部有無數的力無數的理想互相作用，所以用不到求進步，進步自然會來。行動的自由是身心兩方面共同需要的健康生活。傳說是由無數經驗中得來的智識——差不多是惟一可以信託的智識。

### B 健全的競爭

從此更生出一個重要而可能的結果來了。資本主義和集產主義大家爲了競爭制度，鬧得滿天星斗，其實競爭不是完全不好的，基爾特就恢復了他的長處。我輩中有許多勇敢的人看見競爭的實行生出了不可說的惡果，就大大的失望了，以至於想要證明（並且相信）競爭是完全不好的，不要他是毫無妨礙的。據了近代哲人的學說，作這大膽的辯論，我們覺得理直氣壯；據了目前犯罪者的行爲，我們真想把頭埋到沙土裏去了。競爭的輕輕刺戟人能使人添加一種能力；雖然像現在財閥所稱的競爭不過是一種強暴的代名詞，不但引不起能力反把他的

犧牲者鞭撻至死的。用指頭輕輕的彈着鋼琴，和全身子站在鋼琴上去跳舞，本來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下。

基爾特下面的競爭不見得就是現在的傾軋。或者要在國家頒下的憲章之中定下某種限制；因此用便宜的價錢雇用苦工在家使役，和把敵手放逐到市場以外去的事是沒有的了。行了自治的制度，這些粗魯的法子自然在排斥之列了。因為做工的人誰也不願意出這種汗。私家商人的競爭是粗暴的，必須極其浪費，因為競爭的要素既然廣汎，要操勝算非面面防到不可。例如貨價一端，因為漫無一定，就可以被操縱的人任意漲落了。基爾特的競爭是限在一個很小的範圍以內的。在一定的區域只准一定的幾個基爾特營業；一個基爾特決不許四處飄流去碰運氣。這樣一來，人的好競的天性既然受了制裁，競爭的因數也容易確知了。競爭既然變為坦白，現在的商業競爭場中一個極討厭的原素，即陰謀的性質，也可以除去了。基爾特中間的競爭不過像一種半公開的角逐，和現在造起公共建築物來營造公司間的投標競爭差不多——但是選擇的人却決不會仍是這班慣會作弊和幫忙朋友的委員老爺們了。

若能保存了人類好爭的天性，而好好的約束他使他由粗暴鄙陋變為彬彬溫溫的競爭，一定是極有利益的事。正合到那些頑固人的說法：我自己是一點也沒有自私心的，要採用社會主義就採用，就怕你們未必能把人類弄成綿羊一樣罷？我們若能證明這點，現在有許多反對的人也可以毫不自私的來相聚了。

若一個鄉鎮裏，在一個數目適中的——例如——麪包基爾特中間，能有一個適當健全的——要記得，不要超過健全以外的——競爭，我們就可以有許多好處。我所說的競爭，並不像現在常有的樣子，六家緊隣的門前停了六家麪包店的車子。那個不是健全的競爭，乃是一種瘋狂的傾軋。但是我們在本城內兩三個造麪包的基爾特中間生個選擇，却完全是別一問題。他們的特許狀中間或者要注明營業的一定範圍地；因為若有貪心無厭的基爾特想要四處去攪攪，因而浪費許多運裝費，社會就有防止這種浪費的權力。還有許多別種行業，競爭所給他們的利益遠不及他所生的弊害。例如兩處地方只用造一條鐵路，若造了好幾條總不見得會有人相信他是好政策。使用麪粉的時候親身分得出好壞，乘坐火車的時候那感覺不見得有

那麼靈敏；何況鐵路穿過鄉間常常要殘留討厭的痕跡呢？

### C 平和的變遷

基爾特制度對於社會的改造還有一個很有價值的長處，爲不論其餘那一項主張所不及的。只有無智識的人依舊相信革命是社會進化的手段。革命有一樁必不可免的事，就是破壞。武力差不多總是不道德的，因爲武力的內容就是用粗力的筋肉去壓倒精細的腦筋。歷史上固然有些時候指示人類最高的自尊心發出自衛的行動，自衛行動的表面有時可以取一種侵伐的形式。但是依了歷史上的通例說來，革命和武力往往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正因爲他不能做他所要做的事。他什麼也改革不了。倒反把許多東西毀壞了。

那怕是那個表面上很平和的工業革命，一點血也沒有淌，實質上到底是破壞的。試想想那十八世紀時候因工廠制度的忽然改變而肇起的人類能力和人類生命的大損失罷。十字路口或者不曾鎗斃了什麼人；可是那些人在家裏餓死萎死，其結果比流血更慘。其實這一場工業革命的損失恐怕比這兩世紀以來所有一切戰爭中損傷的人命人力的總和還要大呢。

人性不能受突然的變遷恐怕是人類一種不可避免的性質。教導猩猩立直身體自稱是人，少不得要經過多少年代，教導一班養牛養馬的遊牧人民使他們變成良善的工業家，自然也要費去幾世紀的工夫。一個需要突變的制度每不免要用法律來強逼着施行，並不見得因為這制度的本身不合邏輯，只因為人不能猛然全變了他的傳說和習慣。若單是想想，那麼想一個人明天吃早餐的時候可以把身子倒立了吃，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主張革命的人正是一樣的夢想着那做不到的事情。

基爾特這制度，似乎是備有那各種柔輓的性質，可以容忍穩和的變化的。他毫不主張突兀的改變；他很明白，明天的人不會和今天的人有多大不同。他可以穿異樣的衣服，可以舍了雙馬車或轎子而坐驛車。但是在他的心思，不會和八百多年前威廉時的男人女人有十分的不同。改造社會的人往往想不透阻撓他們的計劃的，就是這深伏在人心底下的人類根性。他們只想若果能把幾件表面的事實改變了，若果他們能使一般人不在公共的場子上支篷帳而改住了茅草房，世界就會煥然一新了。其實這種論調不知離開了真理有幾千萬里！改造家

失敗的主因，就在他們太不了解人性。他們對於人類組織上的種種作爲正和地球上的外科醫生去診治火星上人類的病一樣，對於那種人的身體構造毫不知道，怎能不鬧出不可思議的把戲來呢？

基爾特是不求急效的。他也不拿出動人的希望來誘人。他並不把人看得太聰明，或沒有貪心，或沒有野心；他知道人的能力不過是中中的，並且若不去刺激他做工，是稍微有些懶惰的。基爾特的理想全沒有否認這些不能否認的事實；他不過是在推薦一種舊有的制度，在這制度之下人類的弱點不會有現在這麼猖狂，除此以外，他沒有一點野心。

我剛纔說過，基爾特人不抱半點急進改革的主張；這句話現在要加以修正。因爲有一種急進的改革，我們確是主張着。就是，用最最鐵面無情的手腕去壓制那個集中的專制政治和官僚政治。這種政治在國民生活中已經變成一副重擔了。威士敏士達和白宮把不法的權力加到我們的生活上；換一句話說，一小羣的工業債權者，佔據着前面所說的威士敏士達和白宮，像他們自己的私產一樣，（噯，已是他們的私產了！）這種權力我們確是要收回的，這種有權

的人我們確是要驅逐的。現在要請注意一下，無論這變革來的怎樣突兀，却不要因為外貌有些相像，就把他當做也是一種反對人類傳說的革命行動了。要曉得中央的專制始終是人類社會的表面。我說這句話並不是否認他有偉大的影響；他一次一次的把人扼窒，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是這種壓迫只是從上面外面來的。自己的傳說中間從沒有叫他聽命於官僚政治的話。他往往由於他自己的傳說而去選擇一個國王，甚至於選擇一個世襲的皇室；可是（像第一章中所堅持的說法）皇室自皇室，却未必一定就要他干涉人民的自治。人民還不知道有容忍王權侵犯他們私人生活這種事以前，已經有過多少國王了。但是那種含有侵犯國民風俗的意味的法令，是最近纔有的。所以我們把一大堆中央的法令和中央的組織掃盪開去，不過是掃除一些表面的東西罷了；壓在上面的東西掃除了，反而使那剩在下面的人類傳說自由得多。這樣看來與其把基爾特當作是革命，還不如稱他作反動好呢。

爲着要脫離這中央政府的重壓所以基爾特人要求一種消極的改革。就是這一點兒，他們也不望他太快了。因為這種外來的壓制固然在嚴格的意義上並不是人類的天性，但是過急

的變化究竟是『人類天性』所難堪的；人類是一個太纖弱的生物，那怕和惡制度驟然分離，也是受不住的。由此這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或掃除，也只好用一個緩緩的過程了。所以在基爾特制度的進化之中，不是和這中央政府制度立刻分離的。正和中央政府從社會的較小機關奪取的地方權和工業權，是經過久長的時期一樣，基爾特現在也要用漸進的步驟，把這種權力緩緩的奪回去。

從內面看來，今天一個營業公司明天變成一個基爾特。這過程恐是一種緩緩的發展。利益的分配，恐將自然引進獲利責任的分配，即管理上的協同制度。既然採用協同管理，全體工業自然遲早要被引導到一種完全平民的基礎的；就是要到一種使全體會員個個有平等的權力和平等的義務的一步的。到那時候，基爾特是現成的，一等到社會有了利用他的程度，就可以去適用於社會的組織了。但是要注意這一切都是怎樣慢慢的來；會員的能力不會到得第二步，第二步決不可以搶上前。倘使諸委員都已經預備好了，那麼變化的步驟儘管讓他飛趕去罷。除非他們已經預備好了，趕快是不會成功的！反而要弄得一敗塗地。基爾特會員



的自身方面，當然是不可以遲緩的，除非他們實在是不能求快。我們推薦這制度，並不是因為他的遲緩；正因為人類的社會理想從來沒有性急可以成功的。我們用盡了力氣去為這理想奮關能；只是不要把理想誤認為實現。

#### D 工人的教育

前面一節曾經暗示過，進步的能不能，要看個人的能力配不配走第二步，由此，當然使人想到基爾特的制度也是要根基在最堅固的教育原理之上的。因為一個基爾特中的個個會員，對於會中的管理事務都有一份發言權，在此範圍內，每個基爾特就是一個技術學校；會員在這學校裏邊可以把他們的技術的各方面學完全；下自他的基本手法，上至他的複雜的管理問題。一個人遇到了實際的工業和商業問題的時候，他所呼吸的空氣是和那虛空的感情的政治和官僚生活全然不同的了。在工業中間，人都被逼着去見事實的面；而政客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去避免這事實。挽回公衆生活使他返到事實的境界，基爾特是決不處在狹小的道德地位的。他教訓着那班國民說，除了生產出一些有用的東西——詩也好，山芋也好——而外，

沒有再有用的公共事業可做了。那班國民若有一天能了解這個理想，他們就會明白了，要做有用的事只有一條路；就是要求知，要得着那生產這東西的最好方法的明確智識。這樣一種重事實重智識的概念若流行了，社會中的生活怕要全然換了面目呢。我們的公共生活既然找到了實際的國富增殖做根基以後，肅清公共生活的希望就大了。一個人若准他去把那個霧一般的影子，所謂『政治理想』研究了一次以後，那怕是大理院坐了堂，傳齊他所有的裁判官一齊來會審，也難以盤詰出他一句確定的話和一句拿得住的把柄。這一張卒了業的利口若再來一時間裏吹起幾十個複雜而常不一致的政治問題來，就無怪乎那選舉的人，一時的崇拜到極處，要把他當作天人了。其實他不過是一個頭等的耍把戲的人，再加上一付奸刁商人的本領罷了。我們若要除去這等公共生活中的庸醫，除了舍棄感情而談事實，別無更有把握的方法。

一個很有價值的結果就是去提醒那勞工運動，告訴他若要幫工人去掌理國家的財富，不是一步能跨到勝利的。工人若非已經能殼不用資本家的幫助獨立去自己產生財富，是不配

來管理財富的。那財閥所以始終不會讓他的傭人跳出掌心之外，也因為這班工人都還不會到了用不到他而能自己站到他的地位裏去掌理工業的程度。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緣故呢？勞工階級中每人拿出一二個先令立刻就可以集起一批資本，在隨便那一項工業裏儘殼試辦一下民主主義的管理方法。他們爲什麼不集起這資本來自己去作主人去呢？無非因爲他們對於技術的生產方面和財政的與商業的方面，都不曾有足殼的智識能使工業進行啊！

現在一般工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在此，基爾特制度就要趨向於使他們明瞭這缺點。他們的手裏已經拿到了工業地位的鑰匙了，因爲只有他們能供給勞力。他們自己的地位本來是不大容易被奪去的，現在雙手讓了他們的主人，只爲他們不能使用他們自己的勞力。他們若不決定了心，澈頭澈尾的去了解他們的工藝的全部智識，勞工還是沒有氣力的——並且還可以添加一句說，勞工只好沉淪於苦命，而財閥幾乎常常可以獨占勝利的。若專爲顧全教育的問題說，做工的人最好去採用那改革的權宜法子所謂協同經營與協同管理的方法。在實際上，雖是協同經營，也不免就要連帶起協同管理的第一步。這樣一個第一一步的事情竟有幾

個專門替勞動階級做文章的人死力反對，真是令人難於索解。假如你們怕勞工的野心和尊嚴，容易被這一類的退讓所滿足，那麼這些野心和尊嚴的性質一定是很壞的，很病態的了。只要一點點歷史和人性的智識，就可以教導這班蠢才，使他們知道什麼也比不上成功的開始那樣能激勵野心。被人踏倒在腳底下的人決不容易反叛，鼻子裏聞着勝利的香氣的人纔知道吵鬧要求更大的勝利。或者野心這樣東西，到底是不好的；他的裏面或者含着病的原子。可是我們既然把野心也算一種德性，那麼自然我們就該先明白他的火燄是受成功所滋養的。那怕是很低的協同經營和協同管理權，那怕是那相似的平庸的德性，如惠德蘭報告書（*White Paper Reports*）之類，都可以給許多好處，而且決無怎樣壞處的；只消那班最工自己知道他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受人欺蒙。

#### 五 權力與財富之民主的分配法

有一班人極其盼望着民主主義戰勝專制主義，窮人戰勝財閥。他們都已經看到官僚政治如此容易被富有的人佔領，而不能替窮困的人伸冤；因此他們就屬望於基爾特制度。照以

前說過的看來，這基爾特制度確是一種增加財富的生產而免去現在的浪費和不經濟的好法子。因為這是一種合理的營業制度，所以他能夠立在這價值上而得到勝利也很容易。可是從理論講來，基爾特豈非似乎也可以替那些財閥增加財富麼？在實行上，這是絕對不會有的。我們可以放膽信託，採用了基爾特制度以後，極窮的多數就要戰勝了極富的少數。

基爾特中，工資平等一個問題，在自治一章中已經說過了。那怕是最民主的基爾特，一定要他不把高一點的報酬給那高一點的工作，總是沒有理由的。其實工資平等，雖為對於『完人』人的理想，却也不是這制度所固有的部分。假如允許了多給一報酬是鼓勵人類多做工作的一個最滿意的辦法，那麼有腦子的人類是要實行的——原理和其餘許多高尚的話且不去理會。可是除開了這種對於特殊勞績的報酬而外，這社會的財產當然是還要有一個普通的平面的。伶俐的銀行家和流行的小說家現在從公共的入款中間搶到了這麼大的報酬，到那時，這種款項當然是沒有人再認為當受的了。這兩種人或者可以繼續受着稍高於只能掃掃街路的國民所受的報酬；可是那一個若有財政的熱慾或有文藝的嗜好，儘可以受一個比現

在的掠奪物小得許多的供給，而儘量地發揮他們的天才去。他們可以安心於小小的物質幸福而享樂很大的名譽。至於那一個『閒暇的階級』（這是我們對於那個懶惰階級的客氣稱呼）當然是要消滅的了。因為沒有一個無業的基爾特可以去收容他們。他們如其具有那一班走江湖的唱歌者或小丑的性質，他們或者可以走到那一班波希米人中間去找到一個安穩穩的生活退隱所，也未可知。那邊的住民還是常常歡喜享樂和安心成功的——因為野心到底還是一種貴族人的品性，而貴族人的品性又大概都是惡的。有人希望基爾特的國家裏也容留許多不做事的空想家佔一個地位；可是可以的，不過他們既然得了這樣一個驕傲的地位應該犧牲了他們一大部分的進款以為代價。

基爾特制度不得不把權力放到大多數人的手裏去——正像官僚政治制度不得不把權力放到最少數人的手裏一樣；有了這樣的權力在手裏，而還要疑他不能自然而然的更平均的分享國富，那真是笑話了。但是，我們在前面早已說過，這平等不是絕對的；因為第一要得到絕對的平等，極難極難，第二也不會有人死指定了要求這樣的平等。難在什麼地方呢？譬如要保

證這一個基爾特的報酬不比那一個基爾特大些，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說不定要因此費了無窮的簿記。可是值得這樣的費事麼？基爾特的理想，我們的希望，他的特點之一就在乎沒有一處地方用得到許多簿記，——這簿記全是發明出來給那些放債人和守財人用的，不是給老實的工人用的。至於那些固執了一定要十分平等的工資的人，正是那一班太看重了物質酬報的人。一個人若是覺得他的工作比一切都有興趣，那麼即使別人比他多得一些報酬，也一定不致於十分痛心。痛心的只有那些放債的人罷了！

### 社會傷的療治

普通一般的工人若非得了較好的工資和較高的身分，是不肯滿足的；此外的一切他都不要，這是很對的。遇到一個聰明的財閥，或者就會多給他一些工資；可是工人對於工資又並不像他那些闊主人一樣的看得重。他還要保留他人類的尊嚴。基爾特制度所以勝似一切其他的制度，不問是官僚政體，財閥政體，君主政體，或貴族政體，就在這一點。那一些制度之中沒有一種能把同樣的建功和自尊的機會給工人，這一種機會只有在那更專門和更親切的基爾

特中纔有。

以上附屬的原理和結果是跟了那基爾特國家的三條主要原理自然而然後生出來的。究竟要變出些什麼花樣來，我們不能拿定，這也是由於這制度的特性所使然。有一種確信，常活動於人類（脫離了外部強制的人類）傳說的健全範圍以內，要強迫他們求未來的大局於過去之中。未來的局面，若是最好的話，或者不過是一個更加莊嚴更加進步了的過去局面。在現在這制度中間，我們所認為根深蒂固的特性，或者我們稍微有些難以相信他不但深並且沒有根，不過是一場社會災禍之後浮起來的一堆破舟廢物，並且這一個破舟不過是人類的廣大艦隊中間的一個，這一大人類的艦隊現在方且安安穩穩的向着海港航行去呢。我們生在英國的人自然是比其他各國的人多見過幾次災禍。和我們一樣的大國還有兩個，便是北美合眾國和德意志，他們也已經把他們的靈魂交易了物質的富厚了。地球上別的地方，當然也有許多毒害物；可是遠離了人類傳說的大道，因而也難以回復到健全性的，恐怕只有德國、美國和我們英國了。



## 第六章 基爾特與國家的關係

既然擬定了依職務的組織——就是依着生產的，經營的，和職業的基爾特的組織——是健康國家的主要基礎，那麼，一眼瞥去似乎國家政府的全面積都包括在這裏了。因為既然一個個國民都要有一件職務，那麼個個人就都是代表一個基爾特的一份子。從理論上講來，這議論是很講得通的；把全體基爾特連鎖在一個全國會議或國會之中，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理想的國家的全形體了。但是在初期中，無論如何，一定有種種枝節失落在範圍之外，有許多有用的國民不會得到相當的基爾特可以吸收他們的。此外，一個基爾特雖可以代表那個屬於他手下的會員，而這個會員同時又和別的基爾特繼續有關係，即同時做他們貨品的生產者和購買者。那怕是在很完備的基爾特國家之下，一個平常的人總有兩個確定的方面。即在廣汎的一方面他是一個國民，在狹隘的一方面他是一個生產者。這一章所要研究的就是他的國民地位的分析。

論到這一個題目，我們的根據顯然比以前所論過的樸弱得多了。不管對與不對，這基爾

特是已經被認爲國家內的一個固定點，一個重要的中心點了。因此其他國民的要素非和這固定的中心點有連帶的關係不可，是當然的結果。既然決定把基爾特作爲要點，一切其餘的觀念都不過是臨時的便宜的貨物罷了。他們應該去逢迎那個依職務爲組織的主要理想的。研究到這基爾特與國家之關係一個題目，若過於武斷是不行的；因爲他將來的關係究竟要取什麼形式，在現今極難斷定。也許一個極輕微的國家構造已經很可以支持那些基爾特的機關，反過來說，也許竟需要一個極堅固的國家。無論如何，在開頭，國家總要做許多事，這許多事到後來可以由那些基爾特自己獨立去做，這一個趨勢却不得會錯的。

大概在草創之始，大部分的問題都帶有消極的性質。改造家的第一個目的是要除去那目前的中央集權制所生的種種惡影響，免得他來阻礙健全的活動。對於國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不要讓他得到新勢力，連他本來不該有的種種不法勢力也要除去。對於現制度的政治改革也必須要算是基爾特問題的一部分；要在溼地上造一所房子，必得先把溼地抽乾，正是一樣的道理。一個證券交易所委員會不能盼望他來振興藝術風氣，現在這班政界偉人怎樣可

以請他來改造我們的社會呢？

在基爾特制度之下，那個中央國家或者也可以擔當許多事情；但是終現在這政治制度的  
一生中，這種事是決不可以有的。我們至少也要感謝現在這班政客把行不得的事一一指  
給我們看了。無論中央政府是怎樣一個機關，總之不可以讓那些躲在兩黨制度的假面之下  
的徒黨來操縱議會。由上議院和下議院執政而成的議會的統治組織，有沒有好的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很知道，由一小羣的政事陰謀家所主持的政府，是再壞沒有的，隨他是上議院，下議院，  
或代議政治都不相干。政黨組織的根基，是完全立在政府可以獨斷解散議會這一條可笑的  
原則之上的；換一個說法，他的根基是在乎他那種一下子能推倒一個全內閣和全部下議員的  
權力之上的。若是那班政府的支持者始終服從那內閣的專制命令，那麼全國國會就算死了；  
換一個說法，政府一天能強迫他的支持者聽了他的命令投票，我們的政治制度就一天只算是  
個笑話。現在的局面就是這樣。假使衆議院裏的議員拒絕服從，那就是政府的失敗；這一件  
事的通常結果是解散國會。衆議院裏究竟有多少議員，寧可失去座位而不願犧牲良心的呢？

回答的話可以說，若不到我們這批政客都有了信義這一日，不論什麼制度是要倒坍的。可是我們在先至少也得要想法不要再把種種的鼓勵給那些政治投機家罷。若是那衆議院的壽命可以繼續延長到，譬如說，五年；並且不等那內閣可以向國民控訴，下院可以直接投一張反對票，請政府退讓；那麼，議院的投票纔可絲毫不受其他動機所影響，而專門顧算他當時所討論的問題的贊成與不贊成了。但是因爲爲什麼衆議院的大多數議員不贊成政府中一法案的一條項而就令全政府坍倒呢？這種辦法，顯然又是那些操縱者故意造作出來的巧法，去奴隸個人而固結他們自己的勢力的。既然政府中的人個個都要經議院的挑選使他去做相當的職務；假如他不能保留衆議院的贊助，他所提出的一個議案被他們打銷了以後，那麼讓他，他獨自辭退那個職分好了。在基督教的世界之中決沒有一個理由要使全班閣員因爲他一個人的退休而都跟了退職。所以若非讓衆議員裏的張張投票都可以言所欲言，政治上的腐敗終是不可避免的。政黨的組織與，而後常識的活動乃見阻窒。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基爾特國家中的中央政府所必須有的種種職務罷。我們先要

知道，有許多事情，現在着歸中央政府執掌，將來都是要被基爾特吸收去的。譬如教育家和公共衛生這類事是要分派給各種教育基爾特，醫藥基爾特，和衛生工程師基爾特等去專掌的。假使那些教授和醫生還不能給我們好的健康和深固的教育，那麼可見我們的能力不濟事；再要把這些不可能的事授給那些政客和官僚去辦，豈不是兒戲麼？那不可能的將愈加變成不可忍了。所以一經實行基爾特制度，中央政府就卸去了許多職務；不然，至少也要請基爾特做經理，把許多事分委他們去執行。

既然把一切極廣義的生產職務都移轉給基爾特了，那麼中央行政機關還餘着什麼可辦呢？這一個問題若要武斷的回答却很危險。上面已經說過，沒有很大的原理可以作我們的指導。這是實行時便利的問題。總之凡是基爾特所不能用專門家般偉大的熟練來管理的事情，都請國家做就是了。

拿外交的事務來講。把外交家的基爾特思索一下是稍微有些困難的。職務這一個字，在現在一般要講求一些普通面子和普通知識的人的口中不見得有多大的興趣，可是在將來新

狀況之下，要他們去擔承這個名詞也許用不到苦口多勸罷。那些牽着英國跑進大戰旋渦裏的人，並不自己知道他們是什麼職業；那班被德國人的血和礮聲震駭得頭腦欲裂的人也並不知道外交術的初步。即使就普通的意義講，我們也不能說是他們『生產』了國際條約。外交的情形也是那少數的情形中之一，就是要用人民的公意去監督那些外交家的專門忠告的。現在的外交家已經太專擅了；他們若還有常識的頭腦和忠實的心思，那麼專擅些當然也不妨；可是從來的外交家除了蠢若鹿豕之外又都只知道幫一個小團體奔走；那怕他們自己果有忠實的心思，也決不敢露給人看。如此看來，外交的基爾特是決不會有的了。關於這一類的事情或者也像現在一樣，交給中央會議裏一班書記去辦，由中央會議中的一個總長或一個委員會監督。

我們若仍舊不免是粗暴的野人，那麼我們不免要繼續着把國富浪費在陸軍和海軍上。這些事也是不能由基爾特去辦的；不便把這件事給他們自己去管理，有許多原因。把戰爭當做職業，是歷史上一小部分人的故事，他只能挑撥起人類的劣根性——有許多俠烈的事當然

是另外講。凡普通營業性質的兵卒，是和那些當危急之秋奔上來援救祖國擁護主張的人大不相同的。並且在此地我們也是不能請一個陸軍基爾特去替我們『製造』一個勝仗，像叫皮鞋匠替我們製造一雙皮靴一樣。所以陸軍和海軍，正像外交的事務一樣，都仍舊是國家所直接控制的公僕。但是這一個問題，我們希望他，是個臨時的問題；無論如何，數十年之內總要絕跡於文明的世界裏面。那些吃糧的兵，常時以拯救人類文明的功勞自誇，是一個大笑話；他們不會想起若非那些將軍和外交家的緣故，世界上要人拯救的危險實在少得很啊！

基爾特中的中央政府，有一些不重要的方面固然已經捨棄了，可是尚有實在是很重要的職務存留着。基爾特制度的下面，也像現在一樣，要有一大堆全國通用的律法的。例如全國的最小限度 *National Minimum* 就該有法律規定的；換一個說法，就是聯合國民是應該共同商定一個最低度的生活標準的，凡是人的生活都不該讓他落在這最低度之下。其他如工資也該有一個最低的數目；工作時間也該有一個最高的期間；種種衛生狀況都該由法律定出標準的。至於失業的保護和衰老的贍養，究竟是不是由各個基爾特自己去擔任呢；簡單的說，

基爾特既然各自享受他的利潤，那麼是否也一樣的各自擔負他的責任呢？凡此皆係細目，除非讓他臨時決定，是不能預先知道的。在討論原理時，許多時間正是這樣空費去；這些事都是臨時看了實際情形的利便纔決得定的。

刑法，契約法，及不法行爲法，是要歸全國公管的。但是照中古世基爾特的常例，凡有會員間的民事糾葛，總是先向本基爾特控訴的；這種古制現在再用也未嘗不可。若經過本基爾特的判決而心猶不服，那麼仍舊可以讓他們到國家機關裏去求直；其餘如兩造人等不是屬於一個基爾特，就不能由一方來審斷了，那麼也可以請他們到國家的法庭中去受審。可是這些，也是便利上的事情，有種種方法都可以合理使用的。簡括一句，將來的中央政府也是有部屬有官員的，現在歸着國家解決的種種國民間共同關係之中，在將來也有許多是要歸國家解決的；可是斷不要忘記這一句話：一個教育完備的社會，他的趨勢是逐漸減損國家的權力，而不是加增。那些「費賓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理論，(Fabian and Bureaucratic Theory) 說，文明愈進，國家的作用愈增大，當然是有些過嫌陳腐了。一個人愈加文明，就愈加用不到受警察



和書記官的勸導。全部基爾特理論的根基就是築在每人應該做他自己的管理者，這學說上面的——因為據常識的論理，那些營業性質的政員不尸位素餐的很少，並且因為一個人若過分受人家的節制就將變成一個蟲豸——蟲豸是除開了科學家以外誰也不感到興趣的。

中央國家還有一件極重要的職份，直接和基爾特相關。按法律的意義說，中古時代那些基爾特是國王創造的，他頒下了特許狀，基爾特人拿到了這張特許狀就算拿到了權柄了。現代的基爾特似乎也可以用這方法去創造。我們可以假定用下面所說的方法來安排頒給特許狀的手續：譬如有時因為他們不滿意於本來的基爾特也有時因為本來的基爾特中會員和範圍發達得嫌太大了，須得重行整理分做幾個小的基爾特；也有時因為新創生出一種營業或方法；於是有許多營業人或生產人自願團結在一起，來請求國家允許他們成立一個基爾特。他們的請求，在最初或者可以去投到那些現有的基爾特機關，不問他們是代表鄰近的，或是如前章所說，在各產業或各商業裏，因為要形成共同協議的緣故，由必要而產生的代表一業的大基爾特會議；由這些機關的認可，發給他們基爾特的特許狀。但是他們去請求，因為是立於競

爭的地位，這些機關上是必然要駁回的。所以若要把他的正義去求「非同職業的敵手」(non-*Trading Rivals*) 所可認而外，更沒有別的方法了。

但是這一方面的請求，和一方面競爭者的反對，似乎又可以由一個委員會代表社會集合體中的某部而來受理的。這某部或是由國家指派，就像商務部；或是委託給代表基爾特聯合會議——這會議恐是最後的國家形式——的委員會來承辦，兩者都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我們的主要目的不外乎要找出一種最完備的手續，使全社會來決定，那個新創的基爾特在他的範圍中的營業還是該有獨佔的（絕對的或相對的）權利不該。要達到這個目的，可能的方法很多，至於要決定那個方法是最精密的方法，我們竟在那一大堆的方法中去選擇罷。

特許狀之許可，還有別的一方面。請求設立基爾特的文書也可由一班消費者提出的，他們或者可以請認可的官府發給一張新的特許狀，或者要求把一張已經頒下的執照改良一下或竟至於收回。他們因為種種理由，不滿意於在鄰近供給着他們的那些基爾特。他們或者覺得多一個敵手要比較的好些；或者忽然發生了新的要求。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村莊，不願單

靠吸收集中於鄰近村莊的建築師的餘暇，自己要有個築造基爾特了；並且房室既然增添了，又少不得要有許多其他新的基爾特來供給他們的要求。從都市中的平常百姓看來，這種請願的必要就表示平常人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最重要問題裏，非有容易的手續來表示真實意思不可。一個人固然可以想像一個極民主的國家，在這裏面，西印度的事情，可以由一個外國的或殖民的官吏來主持而並不使人民感到困難。但是連他自己的屠者或建築者，麪包店或燭店的自由選擇都做不到，這種政治也算得民主政治麼？自由和仁慈一樣，是要從自己家裏做起的。我們看見國家的最重要的作用，恐怕就在用特許狀統制產業的權柄了。這的確是他最纖細的問題罷。國家行使這種職權，假使能夠成功，那麼他就可以解決公共關係中大多數的困難；假使失敗呢，那麼我們不能說將來要比今日更好。但是我們可以很快樂的記着，即使將來完全失敗，也不會比現在更壞的。並且我們還要注意我們雖然用着所謂『用特許狀統制』的名辭，但是解決法的主要點還是在基爾特自己的手裏。基爾特的特許狀不過決定那統制權到底應該應許給那一個。並且就是許可了，還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基爾特會員與國家間

所訂的契約的，如其對於那條件有什麼侵犯，還是可以改正的。

在某種情形裏，絕對的獨佔權也可以允許，不過這種情形或者不多罷了。就是說，在特許的區域內，特別職業的基爾特有獨佔的權利。普通講起來，在同一地方，同一時間，大約可以頒給一張以上的特許狀；就是說，是可以實行競爭的。至於那地方到底該不該有這種競爭，這却大部分要靠那區域內住民的意向了。我們在前面曾說過，他們可以要求設立新的基爾特，並且當特許狀允許以前，有派代表於地方公共調查會的權柄。這個調查會或者是，或者應該是，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作用了。假使民主主義的權利，在此地也要挫折，那麼他們在全社會建築中當然也要失敗的。若嫌公開於一切聽者及證據者的地方裁判所還不平民，那麼人類的智慧也一定想不出更平民的方法了。若果民主主義在這種地方也要失敗，那麼失敗是不能免的了，並且是只得承受的了。這種失敗只怕是天字第一號的失敗了罷？唉！

特許狀的條件中大概是包含着時間的限度，或等待基爾特試驗過了工作能力以後再來修訂條件的權力。基爾特活動的地理區域，也是在條件中規定的。此外呢，工業的面積當然

也要在條件中確定的了；就是說，特許狀原不過特許某種特殊的職業去自己支配；正和今日的公司訂合同條約，必須小心規定營業範圍一樣。全國法律中所規定的一般生活程度的標準，自然也要在特許狀內註明的；其他對於特殊工業的特殊情狀，應該有種種更細密的規定，也要在特許狀中間註明的。例如，煤礦的礦夫雖然決不會自己承認危害自己生命的礦內管理規則，國家却該給他們特別的警告，因為，惟有我們心中常常記得完全的基爾特是既獨立的而又平民的，然後我們方能真正明白那許多中央集權的立法是應該自然淘汰去的。基爾特會員的保護者就是他們自己。

財政的條項恐怕是特許狀中最重要條件了。將來國家課稅的主要分子，說不定就要在基爾特的『租金 (Rent)』上着落；國家把特許狀給基爾特，基爾特把租金酬報國家。例如煤礦是該納租金的，因為礦穴的土地在無論那一種的現代制度之下是國家所有的，那麼就字的普通意義講，租了國家的土地自然該歸納租金。這條原則實際上是已經被大多數國家所採用的了。在農業基爾特，同樣的普通租金條項也可以適用。因為土地快要變為共產，是已

經無疑的了。共產並非就是剝奪掌地的農民傳土地給子孫的遺產權。到那時，若果他們願意，仍舊可以組織基爾特的。因為我們在這一點又堅持我們的老主張了：在基爾特的國家裏面，不必有比在中世紀舊基爾特經濟之下更死板更固定的形式主義的。那怕連成立基爾特或不成立基爾特的問題，也都祇成了利便的問題罷了。所以在大多數基爾特的情形裏，租金是一定可以有的，這項租金就着落在他們工作着的遺產或土地上。這種遺產和土地，容或是一所廠屋，一個燒甄場，或一個打球的基爾特想要租賃一片沙地。但是就較廣的意義說來，特許狀恐怕也是該抽取『租金』的：這就是說基爾特既然因了國家的特許，得以有一部分的或絕對的獨立營業權，他就該還納稅金報酬國家。他的分量約等於該業的收入稅。這種稅金或者是一年一納，或者取一種印花的形式，規定一種簡單確定的稅率，貼在特許狀上面；他的分量要足使那些算不得重要事業的團體膽怯，免得他們來故意糾纏要求承認。否則或竟把這種特許狀公開了讓大家來競爭納稅，那願出最大金額的就讓他去享受特權，而使那些本可以支持而不能付這稅額的退讓。這樣的辦法也許是有好處的，因為他可以鼓勵起一種健康的競

爭，而並不和現在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傾軋一樣。

但是一般銷費的公衆所該負擔的價格是多少呢？特許狀上面也是應該規定的啊！譬如，煤礦基爾特裏所產生的煤，也要規定一個確定的價格纔好呢。在這種情形裏大概是應該規定的，因為立一個標準的價格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鞋匠基爾特的情形裏就不同了，因為鞋子的大小和性質比了煤炭要有變化得多，所以他的價格也不容易有標準；因此鞋子的價格還是讓對立的基爾特的健全的競爭及公衆的要求去自己規定，反便利得多了。萬一價錢定得太高，那麼新的基爾特就會起來競爭，不平的購買者也會起來請願。不過國家也該先從許多基爾特的經驗裏去研究得生產的標準費用，然後他可以秉公判斷市價的究竟高不高。國家手裏若有了這樣的把握。產業倫理史上的最盛時期就不難再見於今日了。在當時，終中古世時期，是有一個『公平價格』的；所謂『公平價格』就是由生產費與厚酬生產勞動者的費的總和，所定下來的價格。生產費是標準的基礎，也就是獨一無二的可應用的誠實而合理的標準。

我們這號稱『國家』的組織，這有給與或拒絕基爾特團結的特許狀的權力的組織，是一向就被人家認作那個頗爲奢華而且舊式的，像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東西了。其實，說我們知道還不很對；我們何嘗知道呢？國家的最明瞭的事實就在他的這一點也不明瞭，國家這東西是神祕的。假使他並不神祕，確像我們眼中所知覺的一樣，那麼那批做着我們這國家的真靈魂的執政官，就應該立刻消滅了。現代一般政客的唯一希望便是依舊的使人測度他不出。因爲這個理由，就因爲他們這種不測的神祕，近代國家的信用已經全然失墜了。誠實的君子是寧可信賴光明而不肯信賴黑暗的，他對於這神祕的國家已經開始懷疑了。他們對於這集權的國家已經開始反叛了。那麼我要請問大家，把基爾特之下的將來的國家，依舊當作那舊古董一般看待，是根據着什麼理由呢？

現在已經很有許多人在討論廢止統一的議會制而改建聯邦同盟國家的主張了。全不和愛爾蘭自治問題相干，早就有人提倡蘇格蘭與威爾斯應該有獨立的議會去治理他們自己的事情。蘇格蘭的自治法案已經提出於下院了。並且有許多人已經作更進一步的質問了，



他們問：蘭加州 Lancashire 的人和蘇舍克斯 Shropshire 的人中間，有什麼共同的關係，一定要他出席於威士敏士達去互相干涉他們的事務呢？爲什麼工業的蘭加州人的慾望，應該被蘇舍克斯的漁夫，農人，村婦，去判斷呢？從前英國曾有過至少分裂成七個強健小國的時期；再前些時，我們現在這許多州郡大致是獨成一國的。舊的東西，大都比新的更好，對於過度集權的反動，要使我們重走民族歷史上的腳印，看來一天比一天成爲顯著的傾向了。基爾特是終要走到這一步的，他是終要有和國家爭權的一天的，到那時候，他們會看見世界是比今日大不相同了。

若果聯邦興起了，威爾斯的基爾特就不必到威士敏士達去領取特許狀。像威爾斯這種地方，確是極配行新聯邦制度的。種族上經濟上，他確是一個很分明的單位。我們沒有權柄可以蹂躪威爾斯人民的決議，也就沒有權柄可以去討論像威爾斯教會一類的問題。照現在的情形，威爾斯和我們之間實在是太過於相衝突了。不過我們爲了國內的統治權推舉路德 喬治 Lloyd George 給他的國人，却並不含有報復的精神。假使威爾斯是已經和愛爾蘭 蘇格

關一樣成爲分離的政治單位了，那麼白宮裏的商務部決不能繼續做創造基特爾的機關；而應該把這責任屬之於設在都柏林 Dublin 或愛丁堡或威爾斯首都等處的更加地方的商務部。因爲聯邦的議會大概還是有的，所以有沒有因爲反對地方機關的決議而到中央機關去控訴的事，就成爲問題了。這種事大概是不會有的。若當場的人還不能判斷，遠在中央的人如何能判斷呢？以爲站得高，處得遠，的人一定能判斷得更公平，原不過是一種錯誤的思想。這種思想是那般官僚所捏造出來許多最潛妄的擬制之一，並且是他們的最不可思議的謊話啊！所以，在將來，中央機關蹂躪地方機關的法律大概是不會有的了；只除開幾種非常的事件，特請聯邦議會移權解決，算是個例外。

但是在這比什麼都重要的把壟斷的特許狀頒給基特爾的手續之中，還有一個兩可的辦法應該考慮一下哩。至少，在最初的時候，那認可的機關或許是一個多少含着些地方性質的團體，代表着現在的市會或州會。或者也許那個市集會議，又像中世的慣例，實際上就是那個基爾特的聯席會議；若果是這樣，至少在最初的時候把關於頒給特許狀的事，委託他們去辦就

很便利了。若果合攏市會和市民的力量還是決斷不來，那麼這件事一定實在是一件難事，再要去辨論倒不如去睡覺更好了。其餘橫在較大的市區以外的事件，州會是能殼按同樣的行動去辦的，不過那邊的問題，當然性質上也要少為不同些。簡短些說，我們總得先明白，將來的國家，形式上是和目前這種中央集權的機關極不相同的。我們即使不堅持恢復舊觀的主張，却是在基爾特的制度之下，國家是自然會變成和基爾特極盛的中古世時代的國家，大致相像的。我們自然知道現在有許多人在原理上要反對恢復舊觀的理想。有許多人差不多是抱着『原理迷』的，他們寧可用了原理做錯的事情，不肯捨了原理做對的事情。可是我們現在這個問題却完全是事實的問題。假如中古世的制度在當時曾產生過較好的結果，在現在又能產生同樣的好結果，那麼，再不限從了這邏輯的結論而見諸實行是沒有理由的。只要稍為想想，大多數的人一定會明白繼續了現在的趨勢走下去，景像是可怕的，無論退後轉灣，或另取新路總要比較好些。抱中古世主義的人常被人家喚做夢想者，甚至於有一班頂很毒的批評家用感情主義者的字樣來非薄我們。但是我輩中間，有幾個是寧愛感情與夢境的平靜，而不敢

領現在批評家的大教，亂碰亂撞，賭博般的向前進的。夢想家若能使我們看見事實，做做夢想家也未嘗無益。這麼許多硬腦袋的商人和政客既然認不得他們，爲什麼還要來胡鬧呢？哼！好硬的頭腦，拿棒槌來劈一下恐怕也覺不到痛的罷！

中古世國家對於都市是特別尊重的；將來的分權組織之下，都市恐怕也要再被特別的尊重起來。溫且斯德容或能再在一個小區域的統治單位中做首都，這小單位中是自有許多獨立的權柄的，用不到百事去聽命於主體的國家，免得那些立法行政的事，稟命了不但不得幫助反而受到阻礙。溫且斯德和他的州郡是獨立的。但是他並不因爲抱着固執信仰而宣告獨立；也並不因爲那個虛空的求自由的本能——雖是沒有其他本能比這個更強健——而讓他脫離中央集權。他的獨立所以要存在，正因爲據實行上的經驗，地方的獨立制度比集中的官僚制度，工作的成績更優良。他不把一切事件送到倫敦去辦，正爲這種強健的理由，這些事是可以在溫且斯德更美滿地做完成的。在這種事情上，只有這批當今的政治家，纔真是感情論者和空想家；基爾特人是不願爲一切所動搖，而只願聽從十分堅強的議論的。

再另取一個例證：像蘭加州這樣一個郡縣，若宣告一種小的而且半獨立的行政態度，是有堂皇的理由的；他們何必一定要常常丟開了工作去向白宮呈請白宮所應該許可蘭加州人做的事呢？這種複雜的手續，簡直和路易十四穿衣服的麻煩儀式一樣了，路易十四因為有幾十個近侍要保留他們在他身旁的尊貴地位，早晨起來竟不得穿衣裳。他的襯衫或者是可以由第一個貴爵遞給他；但是按禮節，當這衫子披到他背上以前，不團團地遊過宮中的許多部門是不行的。官僚主義和中央集權的國家中的行事，活活地就是這樣。他的目的並不是要把工作趕快做好，却是要使得許多人個個有官做。

但是凡一切這些小單位理論，都是要相機使用的，却不能當作死板的原理看待。這條原理，不過立下了一個顯明的規則使人知道，凡不必到別處去而能在本地解決的問題，就決不可以帶到地理的或智識的白宮裏去求解決。這也算不得一條原理；不過是常識罷了。但是要這條原則應用，却必須察看了臨事的情形和事件的真相而決定的。蘭加州固然是一個健全的單位，威斯德謨倫德 Westmorland 和杜爾哈姆 Durham 也許是很不健全的單位。誰

也沒有不知道諾福爾克 Norfolk 塞福爾克 Suffolk 林考爾州 Lincolnshire 和安塞克斯 Essex 農業的利益，是可以使他們完全和那批倫敦區的郊外投票者手裏脫離。但是一切這些問題却是要慢慢開通風氣的；要真正的成功，只有等到基爾特制度把國家分成根本的部分以後。這是主要的一點，應該記在心上；基爾特是真正的分界線；至於其他，或細細地分割或採用些集權方法，都不過是實際的便宜問題罷了。

但是無論分權達到怎樣的程度，總還常有一些事情最好由統一的國家來解決，因為這些事情大概是全局的問題而不是部分的問題。還有許多廣大的政策問題——大概在行政方面關係很少——是不能不用全國的共同操作來決定的；正像將來必須有更廣大的國際問題不能不用國際裁判來決定一樣。所以我們是遲早必須來對付這政治的中央機關的建設問題的。不過要把他當做是和今日的中央機關全然一樣，當然是不可能的了。議會制度已經變成輕蔑的諺語，不靈敏的標本了。誰也不能想像下院裏的七百個人全是最忠心最不自私最正直的并且最有才幹的人。他們手頭的事情固然也是沒法想的事業，仙家也辦不來，但是他們的

『膿包不濟事』也是無以復加。一種制度選出這類混帳的議員，不必費什麼議論，他已經自己把罪狀宣布出來了。

像我們所討論過的，健全代議制的第一要素是要選舉者對於候補者的意見與品性有密切的了解，第二要素是要他們對於要求判斷的題目有些真實的知識。沒有這兩個要素的選舉，不過是碰運氣的遊戲罷了，還不如用骰子筒來決定一下更省事些。在此論文內我曾暗示過，候補者的個人資格是只有從每日的工作中和工作的夥伴在一處切實練習得來的，除此以外，就沒有更適當的方法。若是專顧到工業的問題而設法，這種候補員的資格是再圓滿沒有的了。但是萬一，譬如說，我們要和豪敦篤支人辦交涉，要決定我們和他們的關係，那麼，用什麼方法可以來選擇這一類辦事的人才呢？對於豪敦篤支人，他們的要求是什麼，或者他們所應該有的是什麼，我們纔僅僅有一點模糊不清的概念啊！

如此看來，我們似乎只得失望地拋棄那種找到正常的議會代表以求得到理想解決法的希望了。機會是常有廣大的邊界的。政治是常能獎勵冒險者的，越是那批除此以外沒有別

的生活方法的男女，越是容易受這種獎勵。雄辯家與陰謀家是常有好機會在投票處打敗思想家與老實人的。因為要選舉者對於每回的選舉時候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都有專門的知識，是辦不到的事，所以那種流弊畢竟是常有機會發生的。那麼，說來說去，我們還是只能緊抱住我們的第一條原理了，就是要使選舉的人對於候補的人能澈底了解。

假使一個人是因為心地誠實常識豐富而被選的，我們就可以相信這個人大概總能投合理而且誠實的票。天下沒有一種保得定沒有蠢人沒有壞人的制度。假使我們惟一的希望是在對於候補者有切實的了解，恐怕我們就非把區域的代表制盡情掃去，而建設以基爾特為基礎的中央議會議員的選舉制不可。或是由各個基爾特自己選他的議員，或是由幾個鄰近的基爾特合選他們的議員。但是照這樣選舉出來的議員在實際上開會議事的時候一定是嫌數目過多的，所以選舉的事也可以由該業全體代表中用複選法去辦。雖然是這樣，選舉者對於候補者的了解不免又要淺薄些了。那麼或者另想一個辦法，我們可以在極小的區域內，譬如說，一個教區之內，先行一次初選，舉出一班選舉人來，然後再歸併到——譬如說——州的區域



之內，選出議員。這樣辦，缺點是當然仍舊有的；不過我早在前面說過，無論那一種制度總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要面面顧到是不可能的。我們這全部代表法的理想，就只不過是對於那個不幸事實的一種讓步呢！

所以我們只能在許多不完全的中央選舉法之中挑選一個最好的；自己這樣安慰自己：在基爾特的國家之內，我們已經能彀把可以收回的都從中央機關的權力手裏收回來了。我們只要不遺餘力的攻擊政黨制度殘留下來的集權性，也就生不出多大危險了。況且我們還有一個不論何種政府所不能及的長處，就是我們的選舉者都是聰明誠實不過的啊！要圓滿解決代議制，只能從訓練選舉人着手的。選舉者愈聰明，愈不會去選中蠶人或壞人做代表；並且除非等到他聰明了以後，吵着要把月亮取到手是沒有用的。因為我們取他不到。

## 第七章 基爾特人的人生哲學

我用了「國家的社會機關是人類的命根」這句話騙著讀者，已經引誘着我讀者諸君耐煩地讀完了前面的許多關於基爾特的論文了，現在我要向諸位告一個罪。原來這些問題：什麼

社會機關哩，什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細條項哩，都被我鋪張得太過重要了。有一班智識的畸形兒，是抱着這種幻想的，他們以爲一個人只消對於政治組織有無限的蒐集和研究，他的靈魂就可以得救了。這種人是從我們的教育制度中產生出來的，通常是大學校中的名譽派。他們在圖書館裏，把這種智識立成表編成類，像那些聰明勝似他們的人採集蝴蝶用針釘起來一樣。他們似乎相信人類的運命是懸在他手內的一條細線上的，就是說，要看他畢竟還是一個主張比例代表制的，還是一個主張舊式維多利亞投票制的人。他們當擁護協約國反對同盟國的時候，狂熱得什麼似的。總之據他們想像，人類之社會的救濟是懸在政治組織的一髮之上的。有一班政治的夢想者和經濟的大學教授，用小學生蒐集郵票的單純熱心，並且也因着同樣的無害而且天真的好奇心的滿足，去蒐集憲法與法令，得着種種的結果。然而，無論人類所有的民事憲法是這一種那一種，到底不過像不拉齊爾 Benjamin Franklin 改換郵票的顏色一樣，左右沒甚關係罷了。

學問家的第一個錯處就在缺乏平衡的觀念；平衡的觀念是一種高等的哲學性，是造物專

爲了頭腦簡單的人準備着的。教育對於人生的價值每每是偏重的；學者常在一時內只潛心於一項事物，而這項事物又每每是錯誤的。所以我們現在務必要把基爾特國家的社會機關，放在全部的人生背景上，歸還他一個正確的平衡的地位。我們要曉得，在這幅人生的圖畫中，社會的機關決不是畫圖的中心，無論他怎樣的重要，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若非等到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所要的是怎樣的人生，我們是決不會確定知道基爾特竟有沒有用處，也決不會知道在得到了以後該怎樣應用他的。他們自身不是一個目的，他們不過是一種手段。社會機關原是爲人而造的，社會改革家專一不住口的講究着機械，却忘了使用這機械的人了。人是人類社會的中心，只有適合於人生之究竟目的的機械是好機械。

基爾特人所不可不曉得的就是這樣：凡這些提議無非是把社會機械的解剖一下就是了；若對於自己終局的意向還不會明瞭，他是容易得到了基爾特的形式而失去了基爾特的精神的。一個社會容或可以由一班大學教授和憲法蒐集家的指導自己建築一個基爾特的國家

——像一班建築師或者可以建築一個仿造的希臘寺院或冒充的哥雪 Gothic 教堂一樣，

但是造成了以後，我們很容易想見的，他們自己也要奇怪，爲什麼一切情形還是和從前一樣呢？更壞的，就是他們竟尙不覺悟他們除了只想造出一個新的機械來適合他們的憲法陳列冊中的最新式樣而外，實在從不曾要求過半點新的東西。

基爾特人若不僅僅是一個新式的政治冒險者，他是要求着許多比新的機械更根本的東西的。他要求着新的結果。可惜這種要求不常是一般人的目的。有許多人並不因爲現在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從下面的根到上面的爛果，澈頭澈尾錯誤着的，所以起反對；他們以爲這全是辦理不好的緣故。他們那智慧和藝術的見解差不多恰好就是巴爾札克 *Balzac* 小說中間那個慈悲的公爵夫人。這位夫人看見了一個衣衫襤褸的鄉下孩子，就驚嘆道：『*Nas donc pas de Mère!* 你原來沒有母親啊！』據她的思想，只要她有一個母親，就什麼事都好。一般人以爲若錢財的收入能分派的更平均，現在這制度就毫無毛病，正是和她一般頭腦。例如他並不要鑿除那些中央集權的工廠；只要他們收拾得更清潔更光明些就好了。他並不要改變目前的社會制度，只要把他弄得整齊些就好了。他要蘭加州仍舊整十兆碼的造

出棉質貨物，杜爾哈姆 Durham 仍舊整兆噸的採出煤炭；若果肯德 Kende 肯聽勸告來仿效他們的樣子，他就歡喜了。社會改造家之中有兩種人物：一種是要求根本改造的，一種却和繫着工作裙的年輕女子一樣，她把灰塵從一個椅子上揚起使他可以靜靜地落在別個椅子上。這兩班人容或都是有誠心的；本來最有誠心的人就是最遲鈍的人。但是他們的人生哲學却是根本不同的；我們若不會知道那一派是不錯的，毫無目的的隨便取一條路就走却是沒有用處。要曉得改造社會不是捉迷藏。

中古世制度有一種人生觀，現代的制度有他一種。因為當初某羣有勢力的人需要一種和一般中古世人的理想完全不同的東西，現在就有這工廠的制度了。在合理的範圍以內，把這兩種觀念總括一下，我們可以把一個理想的現代人物去代表現代，一個中古世人所認為理想的人物去代表中古時代。我們希望證明，那在前的一個是病的人心的創造品；而在後的一個却是一個常態的健全人，因為他是立身在合理的世界之中的。這兩種理想之間的衝突之處可以用種種的方法說給讀者聽：不過目前最重要的事，却是要把改造的基爾特派和現代的

國家派中間的根本異點，切實地研究清楚。

那麼，這現代國家中的戰士們。所想的人生主要目的是什麼呢？他們的人生觀是什麼呢？只有從現制度自己揭示出來的那一團混沌證據之中，可以搜集到我們的答案。我們從現代人所支持着而且在努力繼續着的制度之中，去批判他的理想，是非常容易的。不過要知道從什麼地方批判起，却稍微有些困難。因為現代生活的主調是一種急劇的運動和奔湧叫囂的聲浪。要想從人生之中將他描寫出來，正像坐在造船廠的嘈雜槌打聲中著述一部哲學書。現代的人好像是在鬧聲和運動之中找着了一些特別的美點似的。似乎在他看來，這些（鬧聲和運動）都表明是偉大的自然能力，並且在他看來，這些是和工作與成功連結在一起的。他相信世界上若有大的囂聲，世界上一定有極多的事情在遭遇着。他斷得定若有人用迅速的步子到某處去，這一定是在進步。他相信自從有了電車腳踏車，不再用舊法子的步行或四輪馬車行路，世界上已經增加幾許實在能力了。當汽車被發明的時候，現代的人想，上帝果然是仁愛的，因為從前只有固定的鐵道上的火車能行得那麼快，現在他用了同樣的速度，到處可

以去遊行了。現在行了一百里從前祇行得十里。他却不知道問問自己，現在的百里程中不知可曾看見了十分之一的風景？因為他生就一個數量的腦筋，是只問全程的里數多少的。

飛機的發明差不多是這個狂熱家的烈酒。一切他的新聞記者都把來登在第一欄，並且用最大的字模排着標題，稱他是『征服空氣界』。當倫敦夜夜被炸彈驚擾的時候，他們果然有些疑惑，究竟所征服的是什麼了。但是當我們利用這近代人的新遊戲時候，公道立刻又恢復了。因為我們現在居然又有一個全然是新的原素叫作『空間』，可以供給我們飛星駛電般去遊行了，這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好事情啊！那樣飛快的在空間飛翔，能看見地面上那麼多的景物，這種事情外貌像是神奇，其實是使我們什麼都看不見。這種事情，無非是癡狂的極峯罷了。他們只是為快跑而快跑罷了。當然的，有時自然有許多理由，為什麼我們不若離開了倫敦到格拉那達 Granada 或卡羅 Carlo 去，因此，或者去的愈快愈好。可是這個性急的人現在慾望進步，又想飛到紐約去了。不癡狂的人也有到這個地方去的慾望麼？不錯的，現代的人是想到那邊去的，因為一切他所認為人生幸福的事都聚集在那邊。到夏天，他或者想到海邊去。

住一兩個星期，或到鄉間去避一回暑；但是其餘的日子，只消你提起紐約，他是會津津有味地告訴你的。我這樣公然的單獨侮辱紐約，似乎不大體面，不過請你們放心，不止一個紐約如此，地球上的數百大都市，也能差不多一樣的使他有興趣。總之，只要能發得到速度，騾聲，和灰塵，並且新鮮空氣愈少愈好，現代的人就可表示滿足。這樣，他是在天堂裏哩！

但是他的信條的本來的性質是不准他有滿足的，所以一個天堂還沒有走到，要他去征服另一個天堂的時候已經到了。和亞歷山大一般，他是不能享樂他所已經奪到的東西的；却只能因為前面已經再沒有東西可以給他征服而涕泣。他的慾望是要征服並且統治一切人和一切物；而最要緊的又是必須神速。他所信賴的哲學是新聞紙的主筆，就是那個根據了最近的晚電做出那些混賬文章的熱血兒。但是電報上並不能看出世界的真新聞；並且因此，要在一趟一趟的新聞火車帶來的新聞中去收割智慧也是不可能的事。智慧並不是今天的夢想或明天的流行品啊！不過現代的人是不求智慧的；他只求意見從他的喉頭吐出，愈快愈喧鬧，便愈好。所以每日的新聞紙也就成了這『人類的特異副產物一般的機智 *Intellect*』的惟一舌



頭了。

這種『速度慾』不過是現代人取量不取質的估價法的決心的表現。不論什麼東西，他若有兩個，總覺得比只有一個好得萬倍。不幸他口是只有一張，胃是只有一個，一天是只有一個，四個鐘頭，並且那個如此漠然無野心的『自然』，竟還有許多可笑的缺點來限制他。但是現代人不是區區自然所能限制的。他的全生涯是一種對於自然一切法則的不斷挑戰。他想，加谷 Chicago 比康透白利 Canterbury 好了如許倍，因為那邊多着如許倍的人民，並且多着如許倍上倍的賺錢機會。他想，這一國是比那一國富些，因為他的出口和進口數量大些。他想，不列顛帝國是比潑蘭太勤奈德 Plantagenet 朝代的國家大些，因為他的面積的平方哩數已經增加了。他想，美洲合衆國的國民一定覺得比丹麥的居民風光些，因為他在本國旅行的時候，火車走到邊疆，那距離要遙遠得多。他想，介高德君 Jay Gault 和卡內基君 Carnegie 是比喬治梅利提士 George Meredith 或維倍格羅賽坦士德 Robert Grosseteste 更有成就的人，因為他們的銀行支票簿大得許多。當他比較愉快些的短少時間內，他也能寬洪大

量的稱讚那些娛樂他閒暇光陰的丑角們，歌女們，和藝術家們的功勞；他也有那樣的仁慈心，肯含糊地背誦幾句關於知足和貧窮的快樂與德操的諺語——但是他的真心完全不是這樣；這些信條都只有那些沒有本領去獲得真正成功的人們纔來信仰的。一句話道破，只有那『倍量的哲學』*Philosophy of Multiples* 只有那一切事物的試金石——倍數表，纔是他自己的信條啊！他的問題是只可以用數量，空間和速度的名詞來解答的。就是在倍數表上他也是愛表尾勝過愛表頭，因為表尾所講的數目大些。

一個顯著的事實就是這樣：在那些他們所認為一切最近新聞的報知處的新聞紙辦公房和政府各部衙門裏面，他們的確是相信這種現代的怪物就是現代的常態人的。他們把人當做是一種不歇地自己主張的英雄式的能力的動物；是永遠忙忙碌碌地在進取着人類進化的第二步的；是常常在搜求着一些新的，而懷着「舊不如新」的想像的；是常常懷着統治儕輩的慾望，而常常想要干涉他們的生活至於不能干涉的地步的——因為這是他們的偉大人物的概念。這種真是粗魯得可怕的判斷！有精神病的人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他們對於人生的事實

的眼光錯亂簡直和他一樣。他們是一輛人類變成的自動車，永遠在大道上疾走，自己的精力所揚起的灰塵阻窒住了他的氣息，這個車子帶着怪響的喧聲和男性的決心奔赴他旅途的終點，不論犧牲了自己和他人多少，統統不管。報館的主筆受了欺騙，因為他自身就是這不可思議機械的創造品，他的朋友們也是這樣。但是他們顯然是弄錯了！世界上最大多數的人民是決不能有一絲一毫和他們一樣的。公爵若以為世界上一切人都可以做公爵，都各自有一個公爵夫人，這不是大笑話麼？正統派的歷史家以為歷史完全是政治家造成的，這不是大謬誤麼？他們所犯的正是同種類的錯誤。

常態的人是一點也沒有和自動車相像處的。他是清醒的。他是異常之穩定的，若和他中古世的祖宗遇見了，或甚至於和希臘羅馬時代的祖宗相見了，他們一定有許多共同之點可以互相討論的。因為這些共同點之中就含着那一切構成『常態人』的主要生活的無數簡單事實。他們與其急急忙忙的——精神的或物質的——奔波着向一些別的地方去，甚或至於向沒有一定地點的不知什麼地方去，他們寧可就日常事務中多孜孜兀兀的用一些力。常態的生

活是休息，不是運動；是安靜，不是騷亂；是寧可迎納那走上門來的，不願去求那邊所沒有的東西。常態的人缺乏野心；他是並不迫切地想要發大財，征服人，或統治別人的。這容或是智力懈弛或筋肉倦怠的現象，也容或僅僅良好的興趣和上品的風儀到是實在的原因。但是不問他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他總是不願妨礙他的鄰人，也不願受鄰人治理的。

這種不能或不歡喜政治活動的性質，恐怕是常態人的最根本的市民性罷。政治家雖然迫切地想要把精巧的政治組織獻給人民，使他們得到許多投票和許多地位。但常態的人是從來不看了他的禮物心癢的。他對於這政治家的自身和他的政策也感不到十二分大興趣。不管是對是不對，他們總是如此。那班政治家自然以為這完全是一般人缺乏教育的緣故了；於是費了大勁兒去提高他們智識活動力的程度。但是我們若細細的一想，就不免要懷疑了，這種對於政治雄辯家和他的詭計袋兒的固執的漠視，莫非就是常態人的清醒智慧的證據之一罷？他覺得從前也沒有政治家也沒有政治家的策略，却把日子過得很好，他覺得一切他所投票決定的事，細考一下，似乎不但對於他沒有特別的好處而且有時反有很大的害處——這

種見解都是從祖先記憶的傳說中保留下來的，莫非倒是他的深思熟慮的判斷罷？不管他錯不錯，常態的人是若不被強牽着，決不會走到投票箱傍邊去的。他不是一個政治的動物。

他的野心是很小的；他的慾望限於很簡陋的事物。他很少自己主張的心思，他是平和的。只有最固執的鼓動能誘他起來行動，只有最固執的暴虐能逼他起來反抗。人類中間的畸形兒或者要在蘇格蘭得一片獵取松雞的草原，在利維爾拉 *Belviers* 蓋一所別莊，在歌劇場裏得一個包廂，在利支 *Lez* 地方用一席酒宴。常態的人却是非常知足的，他所要求的遠比他們所要求的少。他是很清醒的，所以他和現代的人不同，他承認凡事都有個限度。若果個個人喝起都該酒 *bag* 來，所有的酒一天也喝不盡；蘇格蘭的草原中立刻要被獵人擠滿，松雞也要打光了；戲園子裏的座位要統統變成包廂，而兩廊的包廂就要變為虛設的名詞了。簡單說，全靠常態的人不失去冷靜的頭腦不願變成非常態的畸形兒，世界纔可以存在。這種使人的心和腦平穩固定的理想，是人類最大傳說之一；因為假如失去了這種穩定的態度，世界就要紛亂到不得開交了。若果個個人成功，若果個個人得到名譽，成功和名譽便要失了意義。容或

他們還可以互相誇耀，但是這種無聊的誇耀恐怕也就使各人非常的難受了。

清醒的人固然很少求偉大的野心，他却有一個可讚美的求把每日事務做得問心無愧的慾望。人類天生是一個愛工作的手藝家。中古世時代不會有強烈的經濟壓迫；那時的手藝人偏偏建築成了千把個美麗的教堂，製成了萬把個可愛的器物。這些東西都是只有用愉快的工作精神纔能造成的。然而世界的歷史中却寫着說，人類的天性是不能單以生活為滿足的；必須有無數的轉回變幻投入他的工作之中，他纔得歡喜；然後誠實心和效率性纔能像正當答案般的訴動他的心啊！

人類當那些專門學校和技術大學出來分級教授他們以前，久遠久遠，早已是天生的藝術家了。然而現在可悲的奮鬥，却便是把錢像撥水一樣的去用在教育上，只為想要恢復一二分的藝術技能，這一點點小技藝，中古世的學徒是隨便那一個店鋪子裏面問一問便拾得到的啊！世界的深的傳說，似乎是在教導着常態的人，什麼是值得做什麼是不值得做的事；這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凡值得一個端正的人類去做的事，他統統情情願願地去做，（否）他熱心迫切地去

做；至於那些在政治事務的題目之下的事，他是極厭煩去爲他們操心的。

現在有兩種很簡單化了的典型在我們的前面。我們現在就要決定究竟兩者之中該採取那一個。因爲這兩種典型是互相衝突的，造成這一種典型的生活組織必定要把那一種典型排擠出去；這兩種是不能並存的；彷彿一個獵犬和一個兔子同放在一個籠子裏一樣。不管別的，基爾特的國家一定先要破壞那現代的人。沒有誰敢設想這報館主筆的理想在有教育的民主主義之下會存在；衛生法令的一種，說不定就要把他驅逐出去；惹得人脾氣發，說不定有幾個要用斧子把他砍死。但是，我們却不得不先嚴重的問一問：這現代的人究竟是理想人物不是呢？或是必須人物不是呢？甚或，在永久的社會制度中間，是可以存在的人物不是呢？人家都不絕聲聲地向我們耳邊敲道：全靠了這個努力的，競爭的，野心的，自己主義的，而且喧囂的人物，世界纔得進步啊！但是再讓我們問一問：這個『進步』究竟領我們向那裏走啊？（若果准我們從他的結果來判斷他，那是）很明白的，進步就是說工廠更多；機器更多；大都市更多而鄉村更少；煙煤更多而日光更少；作工的人愈益變成自動機械，變成機器的一部分；偉大的藝術把

座位讓給了偉大的生產；財富的性質把地位讓給了財富的分量；人類變成了科學的機器，專為生產貨物；而且那個生產最多的（否！搶掠最多的）可以去統治一切其餘出產較少的人們；政府是被一班有訓練的官僚們去專權了，他們聚在各大京城裏邊愈能遠離人民的監督愈好；普通人的個性是被低壓到便利的標準之下了；民族漸漸的聚合成大的國家，民族的個性也要消滅了。這樣便好像是進步的繪畫，其實，這繪畫是模糊的了；他的一半已經在囂聲和灰塵和他的完成的速度之中消褪了。他好像是一個動得太快的活動影戲。

但是誰是這種人生標準的領導者呢？我們已經沉默的太久了，却讓那班報館老班和大學校的獨木舟學者宣傳那個被埋在他們的煤炭坑和工廠場裏面的理想世界，給那班端正的人們聽；他們把油垢潑上了他們的潔白身子了。他們用盡能力去把一個美麗的世界轉變成一個囂嘈的豬窩；他們居然有這等冷酷的大膽敢自稱這是智慧和口味的勝仗。這種思想原不過是工廠老班的幻夢；他們都來請我們相信，說這種幻夢是被科學和哲學批准了的。而向着一切的事實，他們却敢大膽宣言說，他們的現代制度是中古時代的『進步』。原來他們的議



論是在不斷地障蔽真理啊！

公正的歷史家儘有餘地可以用不屈的公正心來審定這現代的社會究竟是否比舊社會好。他或者不能不用歷史的詳情來研究，這被人大吹而特吹着的『能力』是否產出和功勞一樣大的罪惡；若果個個人都有了『精力』，這世界究竟變成天堂還是變成『老虎洞』？試把這『精力的人』平氣虛心的想一想：他果真是人的最高式麼？這不是修辭學的問題，是要把事實小心衡量了而後解答的。這個歷史家就會告訴我們，英國的人民是否當真快活了這許多，因為他們的祖宗有能力征服一個帝國？或者反之，竟連這帝國主義的全部理想是假的，不過是那些官僚和政府屬員要想從中牟利和獲得薪水因而造作出來的詭計？就算依照他們的見解，這難道不是一種危險的把戲麼？羅馬也因為要造成一個帝國而滅亡了。若果我們現代這種很鬧的風氣和能力的信仰是好的，那麼我們的舊仇德國人早該來命令我們這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了。

這個好研究的歷史家或將從他研究室中挺身出來，把許多不會被一般歷史家團體所認

爲正統學說的可驚的結果告訴大家。他或將根據了事實冷冷地判斷說，這現代社會的成分是囂聲多而理智少的。切近了體察一下，我們或者可以看出，這統治他人的慾望之中是含着一些非常誇大非常不道德的分子的。常態的人沒有這種慾求；不惟因爲他缺乏這種能力，他往往連這種慾望都缺乏。普通人心之中有一種本能的善性使他不願去干涉他的鄰人，不問是爲好爲壞。這歷史家或將判斷說。政府，大體就是一班本質上有害的階級的買賣；有害這個字，並不是說他們個人不誠實或腐敗，却是因爲他根本上就行不出善政。普魯士的士官，不用說是統治階級中的粗劣漢了，他那劍鋒所不及的地方的人們都在大聲笑着他；他是運命之神特地造出來給音樂廳娛樂的。但是他並不是德國政府中的最不肖分子啊！真正的危害物是那些有效率的熟練官吏呢。以爲一班小心訓練成功的行政員最容易替我們預備一個最好世界中的最好政府，這種議論聽去固然是再合理沒有；但是德國人到現在究竟是否仍舊心滿意足，以爲這個萬全的理論在實行上是一樣的萬全，這可是一個有趣的疑問呀。有幾個人都以爲人所必須找尋的便是正當的政府。但是十二分公正的歷史家却將斷定說，最好的政

府有時便是最壞的政府；因為愈好，那常在的惡點便將因此而愈加發揚。德國的高度集權高度熟練的政府制度的所以有害，正因為他是比從來世界的歷史上一切所有的制度更能完成他的工作。他的危險並不在乎他的失敗；却反在乎他的成功。他已經把德國的人民盡數變成駕馭馴伏的羊，和道德的墮落者了；現在他們可以去刺殺他的鄰人，而且當他們在前哨戰線中馳驅的時候，他們還自以為是再高尚沒有的愛國男兒哩！

基爾特理想的真髓決不是單把社會機械重行整理一番就算數；他是試欲把人類的理想重行整理。他並不找求一些僅僅是聖潔的希望來做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人類種族中最深刻的傳說。是那些現代的人把他的制度建築在感情作用上面；基爾特人是具有科學的精神和實行的志趣的。他不要那些根基於少數人的弱點的社會制度；他所要的是適合於大多數人的力量的制度。無論如何，他的判斷決不以爲能否探出最多量的煤，鐵，或廉價的報紙，是最整頓社會的測驗法，也不把火車的速度或國土的大小來評他的價值。他固執地堅持着說，人類社會的無上測驗法就是「人」人是中心，一切都必須繞着他旋轉。有人若對他說，工廠制度

是必須的，因為他是產生鞋子和鐵罐的最快方法，他就簡單地反問道：他是不是產生清醒人的最快方法呢？拿政治的救濟來醫治人類的病這類話，他已經聽厭了。他知道當羅馬共和國漸漸腐敗了的時候，大家都是想用變共和國為帝國的方法來醫治的；當英國的斯多亞朝諸王漸漸暴虐起來的時候，大家是逃到美國去組織共和國的；但是羅馬和美國倒不會比未改革以前有半點更多的自由。因此，基爾特人寧願把眼光轉到更根本的因數，而不願再煩心於政治制度了。他把眼光轉到一個時代，那時代的人是以手藝士人和民主主義者為主調而不會把許多光陰浪費在政客和統治者的生涯上的。

容忍敵人不是美德，這時候已經到了。販賣現代理想的人們肆無忌憚的把他們的商品叫賣着，我們一聲不響的順從他們，已經太久了。我們現在該直捷爽快的宣言了，說這些無禮的威脅話我們已經聽厭了——這些替現代國家辯護的話只有威脅更無其他一切啊！他們既然把一個不產生柏凱德 Becket 而產生卡爾生爵士 Sir Edward Carson，不產生光彩照耀的文章而產生喜劇般的滑稽畫的社會，來報答我們的屈服；他們既然給我們一個會建築利物

浦 Liverpool 和紐約，毀滅了易伯勒 Ypres 和雷雨門 Reims；曾扶起了穿黑大褂的財閥，而推翻了至少懂得穿衣服的貴族；曾給了我們萬貫財翁而奪去我們的千年福；曾興起了工廠的黑手和煙煤，而剷傷了至少見得到太陽的鄉村；的社會；總之，他們既然已經把一個毫無意義的世界來換去了我們這至少會有故事，有美，有攻不破的常識的世界；那麼時機已經到了，我們可以把大門指給敵人看，告訴他，不如出去和那門外最近的門柱子做做朋友罷！容忍是很大的福，是很大的德；但是人們既然都在一切事實的表面上浮游而口中猶自稱有思慮，我們可不得不顯一點人類的尊嚴給他們看看。

我們的敵人心中想，他們拿『我們回不到中古世』去這一句話來回答我們，總算已經把我們壓倒了。他們若說，輕騎隊的襲擊和現代組織的遠距離騎行的壯大英雄主義相比較，不過是奶媽子的鬧戲罷了；這種答辭也是一樣切適的。可是，誰說我們主張回到已往去呢？我們不過想要牽攀住人類本性中的根本事實，却不高興去和那些從誤認法令和投票箱爲人類智慧的少數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頭腦中飛出來的怠惰幻想相周旋罷了。我們不是感情主義者。

說白明漢 Birmingham 是比布魯席 Princes 更大的都市的人，纔是昏迷於感情——而且輕棄事實——的人。可是他的真心恐怕要說，即使能返到布魯席他也不願意罷果真？那麼真個觸着了辯論中的實地了。我們所爭論的並不是方法的問題；却是那個人類存在的根本原理，纔是爭論的中心點。這並不是社會機械的事；這是一個道德，口味，基本的健全的問題。我們不掛假招牌，說基爾特制度能滿足『現代』人所求的事。我們至少是在掬誠禱告求他不至於這樣；因為如果竟這樣，豈不又成了那個常常玩弄人類的神祕的運命之神所演的新狡獪了麼？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 尚志學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物質與記憶

一册 定價九角

張東蓀譯 書為柏格森原著。主旨以研究記憶為例。確定精神與物質之關係。讀此可以窺見柏氏哲學之一斑。

## 柏拉圖之理想國

二册 一元五角

吳獻書譯 此書為哲學大家柏拉圖原著。用對話體。甲論乙駁。以發明政治。產業教育藝術哲理等問題。譯筆亦極明暢。

## 生物之世界

二册 一元三角

窪勒斯原著。詳述關於動物植物之各種事實及理論。兼及達爾文所未闡明之生命原因等各根本問題。

## 革命心理

二册 定價九角

杜師業譯 是書分三篇。(一)革命運動之心理的要素。(二)法國革命。(三)現代革命主義之發展。為法國黎朋氏名著。

## 形而上學序論

一册 定價三角

楊正宇譯 是書為柏格森原著。首述形而上學有兩種不同之認識法。次述直觀哲學之基本原理。可供研究哲學者之參考。

## 羣衆心理

一册 定價七角

書為法人黎朋氏原著。共分三篇。於羣衆心理之利害及對付之法。推闡無遺。例證繁多。趣味亦甚豐富。

## 心理實用教育學

一册 四角五分

舒新城編 此書就心理原理述教育之方法。參以最近教育心理諸學說。及著者個人之經驗。議論新穎。例證特多。

## 近代思想

二册 一元一角

## 創化論

二册 九角

## 新道德論

一册 二角五分

## 中國人口論

一册 四角

▲以上各書均已出版

世界叢書

外國匯兌原理

一册 四角半

本書為英國財政大家高申氏所著。於外國匯兌之性質作用及其與金融市場之關係。剖論詳盡。在美經濟學界素稱傑作。

兒童學概論

一册 四角半

本書分八編。於兒童特性兒童身心兩方面發達進程。及所以助其健全發達之方法。敘論甚詳。

大陸近代法律思想

上編 三角半

本書共分爲二章(一)自法蘭西革命後至十九世紀中葉有力的法律思想。(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力求法律改革之勢力。分別詳論。特見切至。

易卜生集

第一册 一元

是書分(一)娜拉。描寫家庭中為家長者種種自私自利之惡德。(二)羣鬼。敘述青年墮落之遺害無窮。(三)國民公敵。攻擊社會上偽君子種種欺騙奸詐行爲。十分痛快。未附胡適之先生所著易卜生主義。闡說極詳。

社會學及現代社會問題

一册 一元

是書共分十五章。首章總論社會與社會學。二三章論進化論及心理學與社會問題的關係。以下則羅列家庭人口都市貧窮犯罪等各問題。一一詳論之。留心現代社會問題者。尤不可不以此書為參考。

林肯

一册 三角

本書係英國現代文豪德林瓦脫所編。用戲劇之形式。描寫美國南北戰爭之實事。中心人物之林肯活躍如生。

美國政府大綱

一册 一元

是書首述美國政治制度之起源。次述聯邦政府各邦政府地方政府及政黨。

經濟史觀

一册 五角

馬克思學說精髓。全在唯物史觀。塞利格曼以唯物史觀名詞為不當。改稱經濟史觀。將經濟史觀學說的起源發展。以及各方面批評的訂正。詳加解釋。明晰異常。

# 共 學 社 叢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社會心理學 一册 九角  
 金本基譯 社會心理學為社會學上之重要部分。本書係美國愛爾烏特所著。出其心得。為學者作研究之指導。

通俗叢書 相對論淺釋 一册 三角半

夏文環譯 愛因斯丹原著。分三部。一特種相對律。二普通相對律。三重力新說之實驗的證明。文字極為明顯。

社會經濟叢書 國英勞動組合論 一册 七角

胡善恆譯 是書述英國勞動組合情形。及組合種種問題。並推測其將來趨勢。為研究社會學之傑作。

俄羅斯文學叢書 復活 三册 二元半

耿濟之譯 此書叙一人極力懺悔以前罪惡。想從深坑中救一墮落的女子。情節委婉。讀之令人不忍釋卷。

社會經濟叢書 分配論 一册 六角

劉秉麟譯 此書討論國際貿易及僱用與信用之流動。并各種方法之公共行動與團體之影響等。

父與子 一册 一元

貧非罪 一册 三角半

西洋家族制度研究 一册 七角

俄國戲曲集 十册 四元

前夜 一册 八角

清代學術概論 一册 六角半

藝術論 一册 七角

社會問題詳解 三册 一元半

布爾主義底心理 一册 四角半

黑暗之光 一册 三角半

墨子學案 一册 七角半

哲學之科學方法 一册 九角

現代思潮 一册 五角

互助論 一册 一元

政治心理 一册 九角

政治理想 一册 三角

短篇小說集 一册 六角半

海上夫人 一册 五角

家庭問題 一册 四角半

甲必丹之女 一册 六角半

戰時之正義 一册 四角

辯論術之實習 一册 一元

凡爾登戰記 一册 五角

活屍 一册 三角

社會學史要 一册 四角

馬克經濟學說 一册 九角

歐文藝術復興史 一册 五角半

進化與人生 一册 七角

四氏民族制度研究 一册 四角半

# 美國政府大綱

## 世界叢書

趙蘊琦編 是書根據最近出版研究美國政府之書籍擇要編成首述美國政治制度之起源次述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及政黨欲知此共和先進國政府之組織者不可不讀此書

一册定價一元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853)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初版

(基爾特的國家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 泰羅

翻譯者 沈澤民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新加坡
貴陽		張家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59

**Guild State**

By

**G. R. S. Tylor**

LANGUAGE SCHOOL  
LIBRARY

49.5  
01

Published by  
**NEW-MEN SOCIETY**  
1922